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經卷十六

詳校官太醫院院使臣張肇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王 宮

欽定四庫全書

類經卷十六

明 張介賓 撰

疾病類

疹瘡

素問瘡論全
○四十八

黃帝問曰夫疹瘡皆生於風其畜作有時者何也

疹皆

殘虐之謂瘡證雖多皆謂之虐故曰瘡瘡自王氏而下
諸解不一皆未為得觀瘡瘡之下曰皆生於風蓋總諸
瘡為言於此皆字義可知矣畜言邪畜於經有時
而伏也作言病見於外不期而發也○瘡音皆

岐伯

對曰瘡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

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

起於毫毛憎寒

而毛豎也伸者伸其四體邪動於經也欠呵欠也陰陽爭引而然諸義皆如下文○頷何敢切顯頷也

帝

曰何氣使然願聞其道岐伯曰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

作陰陽相移也

陽氣者下行極而上陰氣者上行極而下邪氣入之則陰陽上下交爭矣陽虛

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邪之所在則邪實正虛故入於陰則陰實陽虛入於陽則陽實陰虛虛實更作者

以陰陽相移易也陽並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陽明虛則

寒慄鼓頷也

陽並於陰則陰邪勝陰勝則寒也陽明者胃氣之所出其主肌肉其脉循頷頰故陽

明虛則為寒慄鼓頷鼓者振慄之謂

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

腰背頭項皆太陽經也陽

虛則寒邪居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

之故為痛三陽者兼陽明少陽而言陰勝則陽氣不行血脉凝滯故骨寒而痛終始篇曰病痛者陰也寒生於

內故中外皆寒表裏陰邪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

內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此邪自陰分而復并於陽分并於陽則陽勝陽

勝則外內皆熱而喘渴喜冷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

之內腸胃之外此榮氣之所舍也暑傷於夏其時則熱盛其邪則風寒也如

上文曰痰癰皆生於風金匱真言論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癰其義可知風寒在表必鬱而為熱其藏於皮

膚之內腸胃之外蓋即經脈間耳榮行脈中故曰此榮氣之所舍也暑有陰陽之辨義詳本類前五〇榮營通

用此令人汗空疎腠理開

暑氣能開肌表也

因得秋氣汗出遇

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

暑邪內伏

者陰邪也秋氣水氣亦陰氣也新邪與衛氣并居則內合伏暑故陰陽相薄而瘧作矣○按傷暑為瘧何謂陰邪蓋陽暑傷氣其證多汗感而即發邪不能留其留藏不去者惟陰暑耳以其無汗也故凡患瘧者必因於盛暑之時貪涼取快不避風寒或浴以凉水或澡於河流或過食生冷壯者邪不能居未必致病怯者蓄於營衛則所不免但外感於寒者多為瘧內傷於寒者多為瘧使能慎此二者則瘧瘵何由來也

衛氣者晝

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

外相薄是以日作

風寒自表而入則與衛風并居故必隨衛氣以為出入衛氣一日一周是

以新感之瘧亦一日一作然則日作之瘧邪在衛耳其氣淺故其治亦易○帝曰其間日而

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

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其氣之舍深則邪居

榮氣之間連乎藏矣榮為陰衛為陽陽氣獨發者其行本速陰邪內著者其行則遲一遲一速相拒而爭則陰

邪不得與衛氣俱出故間日而作也帝曰其作日晏與其日蚤者何氣使

然岐伯曰邪氣客於風府循膂而下風府督脉穴膂呂同脊骨曰吕象形也

一曰夾脊兩旁之肉曰膂下者下行至尾骶也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

明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衛氣每至明旦則出於足太陽之睛明穴而大

會於風府此一日一夜衛氣周行之常度也若邪氣客於風府必循脊而下其氣漸深則日下一節自陽就陰其會漸遲故此先客於脊背也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其作漸晏也

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

風府不一義如下文此先客於脊背言初感之伏邪也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言衛氣邪氣之會也會則病作晏則因邪其出於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之日下也

二十六日入於脊內注於伏膂之內

項骨三節脊骨二十一節共二十四

節邪氣自風府日下一節故於二十五日下至尾骶復自後而前故於二十六日入於脊內以注伏膂之脉按歲露篇曰入脊內注於伏膂之脉蓋衝脉之循背者復行脊脊之間故又曰伏膂也衝脉詳義見經絡類二十

七○ 厭
音底

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日高故作

日益蚤也

邪在伏膺之脉循脊而上無闕節之室故九日而出缺盆其氣日高則自陰就陽其邪日

退故作

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於五藏橫連募原也

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

間日乃作也

此重申上文未盡之義也諸經募原之氣內連五藏邪在陰分故道遠行遲而間日

作也○募音募按舉痛論及全元起本俱作膜原

帝曰夫子言衛氣每至於風

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衛氣日下一節

其氣之發也不當風府其日作者奈何

上文云邪氣客於風府而與衛

氣日下一節是衛氣之與風府日相遠岐伯曰此邪氣矣又何所會而病日作也故致疑為問

客於頭項循膂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

得當其風府也凡邪氣客於頭項則必循膂而下此其常也然邪之所中亦但隨虛實而異其

處不必盡當風府也然則所謂日下者惟邪氣耳衛氣

周環豈有日下之理但氣至而會其病乃作則邪氣衛

氣均為日下一節矣故邪中於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

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

氣至手足而病氣至者衛氣之至也至與邪合然衛氣後病作故其畜作則遲蚤有時

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

必開其腠理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

府者所以聚物故凡風之所居即為

風府衛氣之至與邪相合則腠理開開則邪復入之故無論乎上下左右皆可中邪凡邪所中之處亦皆可稱為風府故曰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而風獨

常在瘧得有時而休者何也

此風字指風證為言風之與瘧皆因於風本為相似

同類然風則無休瘧有時止故當知所辨也

岐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瘧

氣隨經絡沉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

風氣留其處着而不移者也瘧氣隨

經絡流變不一者也沉以內薄言其深也即上文薄於五藏橫連募原之謂故必因衛氣之應而作也

○

帝曰瘧先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

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淒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

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

淒淒之水寒謂浴水乘涼之類也因暑受寒則腠理閉汗

不出寒邪先伏於皮膚之中得清秋之氣而風襲於外則病發矣

夫寒者陰氣也風者

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

時作名曰寒瘧

先受陰邪後受陽邪故先寒後熱人之患瘧者多屬此證

○帝曰先

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

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

先受陽邪後受陰邪故先熱後寒而

為溫瘧

○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

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痺瘧

痺熱也陽邪獨亢故但熱不寒而煩冤少氣表

裏俱病故手足熱而欲嘔以熱邪及於胃也○痺音丹又上去二聲

○帝曰夫經言有餘

者寫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為有餘寒為不足夫瘧者之

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水水不能寒也此皆有餘不

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須其自衰乃刺之其

故何也願聞其說

此下言瘧之諸變也須其自衰乃刺之謂不可刺於病發之時岐伯

曰經言無刺熇熇之熱

經言引靈樞逆順篇也熇熇之勢熱正盛也不可刺之蓋避其

來銳之謂○熇赫

無刺渾渾之脉

渾渾之脉陰陽虛實未定也不得其真恐

麗二音又呼木切

有聲

有所誤故未可刺

無刺漉漉之汗

漉漉汗大出也其時邪正未分故不可刺○漉音鹿故

為其病逆未可治也

於此三者而刺之是逆其病氣也

夫瘧之始發也

陽氣并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

也

此陰有餘陽不足也衛氣并於陰分則表虛故曰外無氣

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

陽與陰復并於外則陰虛而陽實故先熱而渴

氣極於裏則復

出於外陰虛陽實故病熱而渴

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陽勝并於陰則陰

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

此瘧證或寒或熱之故也

瘧者風寒之氣不

常也病極則復

或陰或陽瘧本不常有先寒後熱者陰極則復於陽也有先熱後寒者陽極則

復於至病之發也如火之熱如風雨不可當也

其暴如此故名

為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

謂也

病邪方盛之時真氣正衰輒加以刺必致毀傷故當因其衰止而後取之則邪氣去而事大昌矣此

即上文須其自衰乃刺之謂

夫瘡之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

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為其

氣逆也

邪氣正發乃陰陽氣逆之時故不可以強治

帝曰善攻之奈何蚤晏

何如岐伯曰瘡之且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已傷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

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此

真往而未得并者也

陰陽且移必從四末始者以十二經并原之氣皆本於四支也故凡

瘡之將發則四支先有寒意此即其候故治之者當於先時未發之頃堅束其處謂四關之上也使邪氣不得流行乃察其孫絡之堅盛者皆取之今北人多行此法砭出其血謂之放寒其義即此故可令真氣自為往來而邪則無

能并也

帝曰瘡不發其應何如岐伯曰瘡氣者必更

盛更虛當氣之所在也病在陽則熱而脉躁在陰則寒

而脉靜

瘡不發謂其未作時也欲察其應當求氣之所

在故但於證之寒熱脉之躁靜可辨其病之陰

也陽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得休衛氣集則復病

也 瘧之或在陰或在陽陰陽盛極氣必俱衰故與衛氣相離而病得休止及衛氣再至則邪正分爭病復作

矣 帝曰時有間二者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其故何

也 岐伯曰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府而有時相

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

客猶言會也邪在六府則氣遠會希故或間二

日或休數日乃作也 ○按本節言瘧之間二日及數日發者以邪氣深客於府時與衛氣相失而然其理甚明

觀丹溪曰作於子午卯酉日為少陰瘧作於寅申巳亥日為厥陰瘧作於辰戌丑未日為太陰瘧此不過以六

氣司天之義為言然子午雖曰少陰而卯酉則陽明矣巳亥雖曰厥陰而寅申則少陽矣丑未雖曰太陰而辰

戌則太陽矣如三日作者猶可借此為言若四日者又將何以辨之殊屬牽強倘按此施治未必無誤學者不

可執以
為訓

瘧者陰陽更勝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

陽勝則熱
甚故渴也

帝曰論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今瘧不必應

者何也

論即生氣通天及陰陽應象二論

岐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

異形者反四時也

夏傷於暑秋必病瘧此應四時者也其於春夏冬而病瘧者則病形多異

正以四時之氣寒熱各有相反皆能為瘧也

其以秋病者寒甚

秋以盛熱之後而新涼東

之陰陽相激故病為寒甚

以冬病者寒不甚

陽氣伏藏於內故冬病者雖寒不甚

以春

病者惡風

春時陽氣外泄腠理漸疎餘寒未去故病多惡風

以夏病者多汗

夏

熱甚薰蒸肌表故病此者多汗

帝曰夫病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舍於

何藏

安舍者言其何所居也

岐伯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

風雖

陽邪其氣則寒故風寒可以並言

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

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燠肌肉消腠理發泄或

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

之於外也

腎應冬其主骨髓故冬中風寒而不即病者則邪氣藏於骨髓之中或遇春溫或遇大暑

隨觸而發故自內達外而為病也

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

自陰

出陽則陰虛陽實也

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

熱而後寒名曰溫瘧

陽極而衰故復入於陰分○按此以冬中於寒而發為溫瘧即傷寒

之屬故傷寒論有溫瘧一證蓋本諸此

帝曰痺瘧何如岐伯曰痺瘧者肺

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

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

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故但熱而

不寒

肺素有熱者陽盛氣實之人也故邪中於外氣內亦但在陽分而不及於陰則但熱不寒也

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燍脫肉故命曰

痺瘧帝曰善

氣藏於心陽之藏也熱在肌肉之間故令人消燍然則痺瘧之所舍者在肺心兩經

耳

又論瘧

靈樞歲露篇○此與前章瘧論辭義多重似不必入然其中亦稍有異同故并

存之以資印證○四十

附瘧疾治法

黃帝問於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何也

凡本篇義與前章同者皆不重釋

岐伯對曰邪客於風府病

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

一節故其日作宴此其先客於脊背也故每至於風府

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此所以日

作尚宴也衛氣之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

底二十二日入脊內注於伏衝之脉

前瘡論云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

六日入於脊內與此不同蓋彼兼項骨為言此則單言脊椎也伏衝之脉彼作伏膺之脉

其行九日

出於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病稍益至

至字誤前瘡論云益蚤者

是其內搏於五藏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

能日作故次日乃穢積而作焉

前瘡論云間日乃作也○穢昌六切

黃帝

曰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其衛氣日

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岐伯曰風府無常衛氣之所

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節則其府也

衛氣之所應前瘡論作所發所

舍節言所
舍之節也

黃帝曰善夫風之與瘧相與同類而風常在

而瘧特以時休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

沉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也帝曰善

本篇兩搏字前瘧論俱作薄○愚按

生氣通天等論曰夏傷於暑秋為痎瘧瘧論曰痎瘧皆
生於風又曰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又曰汗出遇風及
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也此諸論者皆以風寒
暑濕為言而病瘧之因已盡於此若於此而分其陰陽
則風與暑陽邪也寒與水陰邪也然風者陽中之涼氣
也暑者熱中之寒邪也合是四者而言無非皆屬乎寒
故江南呼為脾寒病謂寒邪客於肌肉之間而脾應肉
也及瘧之將發必先手足厥冷以脾主四支也然則脾
寒之名非無謂也而張子和非之曰內經既以夏傷於
暑而為瘧何世醫皆以脾寒治之是在子和亦認暑為

熱邪故有此說獨不觀之經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
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
秋傷於風則病成矣是可見其言暑者言時氣也言寒
者言病氣也及邪氣之變自淺而深鬱寒成熱然終不
免寒為本熱為標耳安得謂之非寒耶故其初感則寒
邪先伏於腠理及遇秋清之令而新涼束之則表邪不
能外越於是乎陰欲入而陽拒之陽欲出而陰遏之陰
陽相薄而病作矣然其淺者病在三陽故隨衛氣以為
出入而一日一作其深者病在三陰則邪氣不能與衛
氣並出故或間日或三四日而作愈遲者其病愈甚也
是以瘧之輕重惟在陰陽淺深耳故於本經則有寒瘧
溫瘧瘧瘧及六經六藏瘧證之分義無出於此矣乃後
世自楊仁齋朱丹溪而下復分有痰瘧食瘧及水飲敗
血為瘧等証若此之類不過皆瘧之兼證耳豈果因此
而成瘧哉此外復有謂瘧瘧者惟嶺南風瘧之地有之
亦濕邪之外入也有謂牝瘧者但寒無熱以陽氣不足

亦陰邪之勝也有謂勞瘧者因勞即發以表裏氣虛而感邪之易也有謂鬼瘧者本無瘧鬼神為邪所亂也由
此言之則亦無非寒邪耳凡邪自外入當從汗解故經
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又曰暑當與汗皆出勿止
又曰體若燔炭汗出而散皆其義也故治瘧者但當察
其邪之深淺証之陰陽必令其自藏而府自裏而表引
而散之升而舉之使邪氣得出自然和矣治法云有汗
要無汗以扶正為主而兼散無汗要有汗以散邪為主
而兼補斯言得之矣惟是邪在陽者取汗易邪在陰者
取汗難所以在春夏者為易在秋冬者為難在上體者
為易在下體者為難必達其陰氣自然汗及下體務令
由陰而陽由晏而蚤方是佳兆故又以汗之難易為微
甚也其有外受風寒內傷生冷表裏俱病則瘧痢並作
瘧感由經痢感由藏但兼表裏而去其寒濕之本必皆
愈也至於痰食血氣內寒內熱等證不過隨其甚者而
兼調之弗得以此為主是治瘧之大法也然法雖如此

猶有其要則在乎標本虛實四者而已蓋標以邪言邪盛則實本以正言正奪則虛如果有實證實脈之可據則指其所在而直取之拔去其邪諸病自愈此治標也如無實脈實證而病不愈者必其元氣之虛但當溫補真元培其根本使中氣漸實則逼邪外出病必自愈此治本也故有標則治標無標則治本是得其要矣或其瘧發既久表邪已衰而諸藥不効者但用人參生薑各一兩煎湯於未發二時之前或發日五鼓連進二服無不愈者或因參貴難以療貧則白朮當歸亦可隨宜擇而代之若陰虛水虧之人則以熟地生薑加倍用之皆無不應手而効也然必因脈以知其內因證以知其外但知標本之緩急又何瘧之足慮哉余閱瘧門方劑多不分表裏先後俱用苓連知母及大黃石膏之類夫以表邪不解而得此寒涼則寒邪愈陷或任用常山草果及劫截峻厲等劑若正為邪傷而受此剋伐則元氣愈虛故多致綿延不已輕者變重重者至危是皆不得其

本耳得則易如反掌在察所由而已

諸經瘡刺

素問刺瘡論
全○五十

足太陽之瘡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熇熇

暍暍然熱止汗出難已刺郄中出血

此下言足六經之瘡刺也頭背腰皆

足太陽經之所行故為是病熇熇暍暍皆熱甚貌邪在三陽盛於表也汗不易收故曰難已刺郄中者按王氏曰太陽之郄是謂金門又曰黃帝中誥圖經云委中主之則古法以委中為郄中也故當以委中為的二穴皆係本經○熇郄器二音又呼木切暍音謁郄陳同足少陽之瘡令人身體解

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甚刺

足少陽

解懈也。休跡也。身體解，你謂不耐煩勞，形跡困倦也。寒不甚熱不甚者，病在半表半裏也。見人

惕惕然者，邪在膽也。少陽為木火之經，故熱多於寒，而

汗出甚也。當刺足少陽之經。王氏云：俠溪主之。○按解

你之義，王氏即以寒不甚熱不甚為解然。細詳之，若有所

不然，觀其既云身體解，你復云寒熱不甚，分明各有所

謂。意本不同。觀刺要論曰：髓傷則銷鑠，胘酸體解，你然

不去矣。是豈非舉動解倦之謂乎？及考你字，不收於韻

若音為亦殊無意味。足陽明之瘡，令人先寒洒淅洒淅

當從跡韻，庶乎為妥。

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刺足

陽明跗上

陽明雖多血多氣之經，而寒邪勝之，故先為寒久，乃熱熱去，則邪解。故汗出經脈篇曰：陽

明病至則惡人與火。今反喜見日月光，及得火氣，乃快然者，何也？蓋陽明受陽邪胃之實也，故惡熱。陽明受陰

邪胃之虛也故喜煖耳跗上即本經之衝陽穴○浙音昔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

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即取

之脾者心之子脾病則心氣不舒故不樂脾不化則上焦痞塞故好太息而不嗜食太陰主裏邪不易解故

多寒熱汗出脾脉絡胃上高挾咽故病至則善嘔然必待其嘔已病衰方可取之王氏曰取之井俞及公孫也皆本經穴

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

戶牖而處其病難已腎脉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陰邪上衝故為嘔吐甚腎病則陰虛

陰虛故熱多寒少病在陰者喜靜故欲閉戶牖而處腎為至陰之藏而邪居之故病深難已此不言刺者必缺失也王氏曰大鍾太谿悉足厥陰之瘧令人腰痛少腹主之皆本經穴○牖音有

滿小便不利如癰狀非癰也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

悵悵刺足厥陰

肝脉過陰器抵少腹布脇肋故為腰腹小便之病凡小水不利為癰今曰如癰狀非

癰也蓋病不在水而在於肝邪之陷故亦如小便不利而急數欲便也意恐懼者肝氣不足也腹中悵悵不暢之貌皆當刺足厥陰之經王氏曰太衝主之即本經穴○癰良中切悵音邑

○肺癰者令

人心寒寒甚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刺手太陰陽明

此下言五藏癰刺而并及於胃也肺者心之蓋也以寒邪而乘所不勝故肺癰者令人心寒寒甚復熱而心氣受傷故善驚如有所見當刺其表裏二經以寫陽明之實補太陰之虛也王氏云手太陰之絡列缺陽明之原合谷心癰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刺主之

心癰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刺

手少陰

瘡邪在心故煩心甚欲得水以解也心本陽藏為邪所居則陽虛陰盛故反寒多而不甚熱王

氏曰神門主之即手少陰穴

肝瘡者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

者刺足厥陰見血

肝屬木故色蒼蒼然肝鬱則氣逆故太息木病則堅強故其狀若死刺足

厥陰見血者王氏曰中封主之○按上文已言足厥陰等瘡而此重言之蓋上文所言者言經病也故復明藏病之詳如此下文

脾腎胃三藏義同

脾瘡者令人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

鳴已汗出刺足太陰

脾以至陰之藏而瘡邪居之故令人寒脾脉自股入腹故為腹中痛

寒已而熱則脾氣行故腸中鳴鳴已則陽氣外達故汗出而解也刺足太陰者王氏曰商邱主之

腎瘡

者令人洒洒然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眴眴然手足寒

刺足太陽少陰

洒洒寒慄貌腎脉貫脊屬腎開竅於二陰故腰脊之痛苦於宛轉而大便難也

眴眴然眴動貌目視不明水之虧也手足寒陰之厥也刺足太陽少陰之表裏取穴如前○眴音眴胃瘧

者令人且病也善饑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刺足陽

明太陰橫脉出血

府有六而此獨言胃者以胃為六府之長也邪在陽明則胃病及脾故善

饑不能食而支滿腹大也當兼刺陽明之表裏王氏曰厲兌解谿三里主之足陽明者取此三穴足太陰刺其橫脉出血謂足內踝前斜過大脉則太陰之經蓋即商邱也

○瘧發身方熱刺跗上

動脉開其空出其血立寒

此下言諸瘧之刺法也身方熱者謂於未發之前熱將作

也瘧之先熱者溫瘧也跗上動脉當是足陽明之衝陽穴陽明為多氣多血之經熱盛氣壯故出其血可以退熱

邪也。瘡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瘡方欲寒，寒之將發。

未發也。刺手足陽明，可以寫熱；刺手足太陰，可以補陰。王氏曰：當隨此四經之井俞而刺之。**瘡脉滿**

大急刺背俞，用中鍼傍五腧，各一適，肥瘦出其血也。

滿，大急陽邪之實也。背為諸陽所出，故當刺之。即五腧也。腧者，脇也。一曰旁開也。水熱穴論曰：五藏俞傍五以寫五藏之熱，即此謂也。蓋此五者，乃五藏俞傍之穴，以其傍開近脇，故曰傍五腧。即魄戶、神堂、魂門、意舍、志室也。皆足太陽經穴。適，肥瘦出血者，謂瘦者淺之，少出血；肥者深之，多出血也。○腧音區。**瘡脉小**

實急灸脛，少陰刺指井。脉小實急，陰邪勝也。陰盛者先內寒，故當灸脛之少陰以散寒。

刺指之井以補陽也。王氏曰：灸脛少陰是謂復溜刺指井者，謂足太陽之至陰。**瘡脉滿大急刺**

背俞用五腧俞背俞各一適行於血也

此節重複

瘧脉緩大

虛便宜用藥不宜用鍼

鍼有寫而無補故脉虛者不宜用鍼脉度篇曰盛者寫之虛者

飲藥以補之即此之謂

凡治瘧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

時也

先時邪正未合故可以治既合而治則邪正不分反傷氣矣

諸瘧而脉不見刺

十指間出血血去必已先視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

脉不見者邪盛氣逆而脉伏也故當刺十指之血以寫其實

十二瘧者其發各不同

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脉之病也

十二瘧者如前之六經六藏也其發不同

故當因其形證而察屬何經之病

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衰

二刺則知三刺則已

一刺之病氣雖衰猶未覺也故必再刺始知其効三刺而後病可已

不已刺舌下兩脉出血

如下

不已刺郄中盛經出血

即委

中也其穴在足太陽故曰盛經

又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

足太陽之大杼風門也

舌下兩脉者廉泉也

任脉穴

刺瘡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

發者先刺之

先伐其本也如下文

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及兩

額兩眉間出血

頭上者上星百會也督脉穴兩額者懸顙也足少陽穴兩眉間者攢竹也足太

陽穴先項背痛者先刺之

在項者風池風府主之在背者大杼神道主之風府神道俱督

脉穴風池足少陽穴大杼足太陽穴

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

腰背皆屬太陽

故當刺委中穴

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陽明十指間

手少陰陽明皆

以井穴為言又刺十指間者各隨其所病之經也亦取井穴

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

陽明十指間出血

十指間出血者各因邪居之所寫其井也

風瘡瘡發則汗

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

三陽經背俞之血謂足太陽膀胱俞足陽明胃

俞足少陽膽俞皆足太陽經穴

肝痠痛甚按之不可名曰肝髓病以鏡

鍼鍼絕骨出血立已

肝脛骨也按之不可痛益甚也其邪深伏故名曰肝髓病鏡鍼第一

鍼也絕骨本名懸鐘足少陽經穴○肝音杭又下敬切痠音酸肘音附鏡音讒

身體小痛刺至

陰

足太陽經穴

諸陰之井無出血間日一刺

此承上文而言凡取諸陰之井

皆不可使之出血但間日一刺之則邪氣自泄矣
然則可出血者惟三陽之井而真陰不可傷也 瘧不

渴間日而作刺足太陽

不渴者內無邪邪在表耳故當刺足太陽渴而間日

作刺足少陽

渴則邪在表裏之間故當刺足少陽○雜病篇曰瘧不渴間日而作取足陽明渴而

日作取手陽明與此不同見鍼刺類五十三

溫瘧汗不出為五十九刺

五十刺

法詳鍼刺類

三十九四十

如瘧證

素問至真要大論○五十一

帝曰火熱復惡寒發熱如有瘧狀或一日發或間數日

發其故何也

凡病寒熱多由外感然有不因風寒而火熱內盛者亦為惡寒發熱其作有期狀雖

似瘧而實非瘧證
故特為問辨也

岐伯曰勝復之氣會遇之時有多少

也陰氣多而陽氣少則其發日遠陽氣多而陰氣少則

其發日近此勝復相薄盛衰之節瘧亦同法

夫寒熱者陰陽之氣

也遲速者陰陽之性也人之陰陽則水火也營衛也有熱而反寒者火極似水也寒而反熱者陰極似陽也陰陽和則血氣勻表裏治陰陽不和則勝復之氣會遇之時各有多少矣故陽入之陰則陰不勝陽而為熱陰出之陽則陽不勝陰而為寒又若陰多陽少則陰性緩而會遇遲故其發日遠陽多陰少則陽性速而會遇蚤故其發日近此勝復盛衰之節雖非瘧證而多變似瘧法亦同然所謂同者皆陰陽出入之理也然同中自有不同則曰是瘧曰非瘧是瘧非瘧者在有邪無邪之辨耳真瘧有邪由衛氣之會以為止作似瘧無邪由水火爭

勝以為盛衰此則一責在表一責在裏一治在邪一治在正勿謂法同而治亦同也同與不同之間即殺人生人之岐也學者於此不可不察

效證

素問效論全○五十
二 附效證治法

黃帝問曰肺之令人欬何也岐伯對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

令平聲欬
康蓋切

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皮毛

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

邪氣風
寒也皮

毛先受之則入於肺所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脉上至於肺則

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為肺欬

肺脉起於
中焦循胃

口上鬲屬肺故胃中飲食之寒從肺脉上於肺也所謂形寒寒飲則傷肺正此節之謂

五藏各以

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

如肝當受病於春以其時也然有非木令之時

而肝亦病者正以肺先受邪而能傳以與之也凡諸藏府之非時受邪者其義皆然所以五藏六府雖皆有教然無不由人與天地相參故五藏各以治時感於寒則於肺者

受病微則為欬甚者為泄為痛

治時治令之時也上文言外內合邪此即其證

邪微者淺而在表故為欬甚者深而入裏故為泄為痛

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

肝先受之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

則腎先受之

此即治時受病也故當其時者必先受之

○帝曰何以異之

此下

辨五藏之岐伯曰肺欬之狀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

欬不同也肺主氣而司呼吸故喘息有音唾血者隨欬而出其病在肺與嘔血者不同心欬之狀欬則

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痺心脉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上挾

於咽故病喉中梗介咽腫喉痺肝欬之狀欬則兩脇下

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脇下滿肝脉布脇肋故病如是脇腋下脇也○脇

區去二音脾欬之狀欬則右脇下痛陰陰引肩背甚則不可

以動動則欬劇脾脉上膈挾咽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故為脇下痛而陰陰然痛引肩背脾應

土其性靜故甚者不可以動動則增劇也○按脾欬則右脇下痛者蓋陰土之氣應於坤出西南也觀平人氣

象論曰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鬲絡肺出於左乳下豈非陽土之氣應於艮而出東北乎人與天地相參理有

無往不合者腎欬之狀欬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涎

○劇音極腎脈貫脊系於腰背故相引而痛其直者入肺中循喉嚨故甚則欬涎蓋腎為水藏主涎飲也○帝曰

六府之欬奈何安所受病

此下辨六府之欬不同也

岐伯曰五藏之

久欬乃移於六府

五藏之久欬不已則病及於府皆各因其合而表裏相移也

脾欬

不已則胃受之胃欬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

脾與胃合

故脾欬不已胃必受之胃不能容則氣逆為嘔長蟲就蟲也居腸胃之中嘔甚則隨氣而上出○魋音回

肝欬

不已則膽受之膽欬之狀欬嘔膽汁

膽汁苦

肺欬不

已則大腸受之大腸欬狀欬而遺失

遺失甲乙經作遺矢大腸病也○矢

屎同心欬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欬狀欬而失氣氣與欬

俱失

小腸之下則大腸也大腸之氣由於小腸之化故小腸受邪而欬則下奔失氣也

腎欬不

已則膀胱受之膀胱欬狀欬而遺溺

膀胱為津液之府故邪氣居之則欬

而遺溺

久欬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欬狀欬而腹滿不欲

食飲

久欬不已則上中下三焦俱病出納升降皆失其和故腹滿不能食飲

此皆聚於胃

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

此下總結諸欬之證而并及其

治也諸欬皆聚於胃關於肺者以胃為五藏六府之本肺為皮毛之合如上文所云皮毛先受邪氣及寒飲食

入胃者皆肺胃之候也陽明之脉起於鼻會於面出於口故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肺為藏府之蓋而主氣故令人欬而氣逆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

治其合浮腫者治其經帝曰善

脉之所注者為俞所入者為合所行者為經諸

藏府皆然也詳經絡類十四十六○愚按欬證必由於肺而本篇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又曰五藏各以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則不獨在肺矣蓋欬有內傷外感之分故自肺而傳及五藏者有之自五藏而傳於肺者亦有之如風寒暑濕傷於外則必先中於皮毛皮毛為肺之合而受邪不解此則自肺而後傳於諸藏也勞怵情志傷於內則藏氣受傷先由陰分而病及上焦此則自諸藏而後傳於肺也但自表而入者其病在陽故必自表而出之治法宜辛宜溫求其屬而散去外邪則肺氣清而欬自愈矣自內而生者傷其陰也陰虛於

下則陽浮於上水潤金枯則肺苦於燥肺燥則痒痒則
欬不能已治此者宜甘以養陰潤以養肺使水壯氣復
而肺則寧也大法治表邪者藥不宜靜靜則留連不解
久必變生他病故最忌寒涼收斂之劑如五藏生成篇
所謂肺欲辛者此也治裏證者藥不宜動動則虛火不
寧真陰不復燥痒愈增病必日甚故最忌辛香助陽等
劑如宣明五氣篇所謂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者此也
然治表者雖宜從散若形氣病氣俱虛者又當補其中
氣而佐以溫解之藥若專於解散恐肺氣益弱腠理益
疎外邪乘虛易入而病益甚也治裏者雖宜靜以養陰
若命門陽虛不能納氣則參薑桂附之類亦所必用否
則氣不化水終無濟於陰也至若因於火者宜清因於
濕者宜利因痰者降其痰因氣者理其氣雖方書所載
條目極多求其病本則惟風寒勞損二者居其八九風
寒者責在陽實勞損者責在陰虛此欬證之綱領其他
治標之法亦不過隨其所見之證而兼以調之則可原

非求本之法也。至於老人之久嗽者，元氣既虛，本難全愈，多宜溫養脾肺，或兼治標，但保其不致羸困則善矣。若求奇効而必欲攻之，則非計之得也。夫治病本難而治嗽者為尤難，在不得其要耳。故余陳其大畧如此，觀者勿謂治法不詳而忽之也。

動靜勇怯喘汗出於五藏

素問經脉別論○五十三

黃帝問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脉亦為之變乎？岐伯對

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為變也。

脉以經脉血氣統言之也。恚怒也。○

恚恚畏

是以夜行則喘出於腎，淫氣病肺。

此下四條言喘者喘屬氣

二音

病在陽也。腎者至陰也。陰受氣於夜，夜行則勞，骨傷陰，故喘出於腎，淫氣者陰傷則陽勝氣逆為患也。肺腎為

母子之藏而少陰之脉上入肺
中故喘出於腎則病苦於肺
有所墮恐喘出於肝淫

氣害脾

有所墮墜而恐者傷筋損血故喘出於肝肝氣淫則害於脾木乘土也

有所驚恐

喘出於肺淫氣傷心

驚恐則神氣散亂肺藏氣故喘出於肺心藏神故淫氣傷之

度

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

水氣通於腎跌仆傷於骨故喘出焉

仆音付

當是之

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着而為病也

此結上文而言有病有不病者

因氣有強弱不同也

故曰診病之道觀人

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

情以為診法也

勇可察其有餘怯可察其不足骨可以察腎肉可以察脾皮膚可以察肺望而

知其情即善診者也

○故飲食飽甚汗出於胃

此下五條言汗者汗屬精病在陰也

飲食飽甚則胃氣滿而液泄故汗出於胃

驚而奪精汗出於心

驚則神散神散則奪其精

氣故汗出於心

持重遠行汗出於腎

持重遠行則傷骨腎主骨故汗出於腎

疾走

恐懼汗出於肝

肝主筋而藏魂恐懼則傷魂

魂疾走則傷筋故汗出於肝

搖體勞苦

汗出於脾

搖體勞苦則肌肉汗出於脾本病論曰

四支皆動脾所主也故醉飽行房汗出於脾故

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此為常也

五藏受氣強弱

各有常度若勉強過用必損其真則病之所由起也

熱食汗出

靈樞營衛生會篇○五十四

黃帝曰人有熱飲食下胃其氣未定汗則出或出於面

或出於背或出於身半其不循衛氣之道而出何也飲食

入胃其氣各有所行如經脈別論曰散精於肝滯氣於筋濁氣歸心滯精於脉之類是也衛氣之道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有常度也今有熱飲食者方入於胃其氣之留行未定而汗輒外泄出無方所是不循衛氣之道也故以岐伯曰此外傷於風內開腠理毛蒸理泄衛氣走為問

之固不得循其道

風為陽邪有外熱也熱食氣悍因內熱也熱之所聚則開發腠理所以毛

蒸理泄而衛氣走之故不循其常道也

此氣慄悍滑疾見開而出故不得

從其道故命曰漏泄

此即熱食之氣也出不由度故曰漏泄○慄音飄急也

鼓脹

素問腹中論
五十五

黃帝問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此為何病岐

伯對曰名為鼓脹

內傷脾腎留滯於中則心腹脹滿不能再食其脹如鼓故名鼓脹帝

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

雞矢

之性能消積下氣通利大小二便蓋攻伐實邪之劑也
一劑可知其效二劑可已其病凡鼓脹由於停積及濕
熱有餘者皆宜用之若脾腎虛寒發脹及氣虛中滿等
證最所忌也誤服則死按普濟方云治脾虛不能制水
水反勝土水穀不運氣不宣流故令中滿者宜雞矢醴
主之此說不明虛實殊失經意不可不察○雞矢醴法
按正傳云用鴉雞矢一升研細炒焦色地上出火毒以
百沸湯淋汁每服一大盞調木香檳榔末各一錢日三
服空腹服以平為度○又按醫鑑等書云用乾鴉雞矢
八合炒微焦入無灰好酒三碗共煎乾至一半許用布

瀉取汁五更熱飲則腹鳴晨已時行二三次皆黑水也
次日覺足面漸有縐紋又飲一次則漸縐至膝上而病
愈矣此二法似帝曰其時有復發者何也脹病多岐伯
用後者為便

曰此飲食不節故時有病也鼓脹之病本因留滯故不可復縱飲食也雖然

其病且已時故當病氣聚於腹也脾病雖將愈而復傷其脾所以氣復聚也

藏府諸脹靈樞經論全○五十
六附腫脹治法

黃帝曰脉之應於寸口如何而脹岐伯曰其脉大堅以

濡者脹也脉大者邪之盛也脉堅者邪之實也濡因氣血之虛而不能流利也大都洪大之脉陰氣

必衰堅強之脉胃氣必損故大堅以濡則病當為脹黃帝曰何以知藏府之脹也

岐伯曰陰為藏陽為府

滿而堅者為陰其脹在藏大而堅者為陽其脹在府一曰脉病

在陰則脹在藏脉病在陽則脹在府亦通

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於血

脉之中耶藏府之內乎岐伯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

舍也

舍言留止之處也

黃帝曰願聞脹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

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胃脇脹皮膚故命曰脹

排擠

於藏府之外以胃脇為郭而居於皮膚之中是即脹之所舍

黃帝曰藏府之在胃脇

腹裏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

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

此下仍當有岐伯答辭一節必闕失也

黃帝曰未解其意再問岐伯曰夫胃腹藏府之郭也

胃腹

者所以保障五內故為藏府之郭

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

膻中胃中也肺覆於上膈

膜障於下為清虛周密之宮心主之所居也故曰宮城

胃者太倉也

胃為水穀之海

故曰太倉咽喉小腸者傳送也

咽喉傳送者穀氣自上而入小腸傳送者清濁自下而出

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

閭巷門也里隣里也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蓋二十五

家為閭也風俗通曰五家為軌十軌為里蓋五十家為里也胃之五竅為閭里門戶者非言胃有五竅正以上自胃腕下至小腸大腸皆屬於胃故曰閭里門戶如咽門賁門幽門闢門魄門皆胃氣之所行也故總屬胃之五竅

軌音癸

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

二穴俱屬任脉玉英即玉堂

故五

藏六府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

畔界各有所屬故病之形見可按也

○畔營氣循脉衛氣逆為脉脹

清者為營營在脉中其氣精專未即致脹濁者

為衛衛行脉外其氣慄疾滑利而行於分肉之間故必由衛氣之逆而後病及於營則為脉脹是以凡病脹者皆發於衛氣也衛氣並脉循分為膚脹

衛氣逆而並於脉復循分肉之間故為膚脹

三里如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寫

三里

足陽明經穴陽明為五藏六府之海而主肌肉故脹在肌膚者當以鍼寫之一下三下謂一次再次三次也蓋邪有遠近故○黃帝曰願聞脹形

此下辨脹病之形證也

岐伯曰

夫心脹者煩心短氣卧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

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悒體重不

能勝衣臥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

此五藏之

脹也悒悶亂也央央然困苦貌○悒美本切

六府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

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

重感於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脹者少腹臌脹引腰而痛

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癰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

輕然而不堅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

此六府之脹也

濯濯腸鳴水聲也飧泄不化完穀而泄也氣癰膀胱氣閉小水不通也○飧音孫臌音嗔癰良中切

○凡

此諸脹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鍼數不失寫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麤麤之所敗謂之天命補虛

寫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

此下言治脹之得失也脹有虛實而

當補當寫其道惟一無二岐也能察者謂之良工彼粗者誤用則傷人之命矣

黃帝曰脹者焉

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脉循分肉

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循序五

穀乃化

此衛氣之常度也

然後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

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為脹也

上節言衛氣之順此節明衛氣之逆也厥

逆之氣自下而上營衛失常故真邪相攻而合為脹也

黃帝曰善何以解惑岐伯

曰合之於真三合而得帝曰善

不得其真所以生惑脹雖由於衛氣然有合於

血脈之中者在經絡也有合於藏者在陰分也有合於府者在陽分也三合既明得其真矣

黃帝問

於岐伯曰脹論言無問虛實工在疾寫近者一下遠者

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過焉在

不下者言脹不退也

岐伯對

曰此言陷於肉育而中氣穴者也

上文云一下三下者言鍼當必陷於肉育

亦必中於氣穴然後可以取效也育義見本類後六十七

不中氣穴則氣內閉鍼不

陷育則氣不行上越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

不中穴不

陷育則妄中於分肉間矣故衛氣相亂而陰陽之邪反相逐以乘之也

其於脹也當寫不

寫氣故不下

不得其氣穴肉育也

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

不下復始可以萬全烏有殆者乎

三而不下必未得其所以故當更穴再刺

之其於脹也必審其脉當寫則寫當補則補如鼓應桴

惡有不下者乎

脣瘍曰脉蓋脹之微甚必見於脣故當審之於此以察其虛實然脉字未要必

脉字之誤也○脉疹同桴音孚○愚按腫脹一證觀本篇之義則五藏六府無不有之再考諸篇如脉要精微論曰胃脉實氣有餘則脹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胃病者腹脹胃脘當心而痛本神篇曰脾氣實則腹脹溼洩不利陰陽應象大論曰濁氣在上則生脹此皆實脹也太陰陽明論曰飲食起居失節入五藏則膜滿閉塞

師傳篇曰足太陰之別公孫虛則鼓脹此皆虛脹也經
脉篇曰胃中寒則脹滿異法方宜論曰藏寒生滿病風
論曰胃風高塞不通腹善脹失衣則腹脹此皆寒脹也
陰陽別論曰二陰一陽發病善脹心滿診要經終論曰
手少陰終者腹脹閉足太陰終者腹脹閉此心脾受傷
之脹也此外如六元正紀至真要等論有云太陰所至
為重胕腫及土鬱之發太陰之初氣太陰之勝復皆濕
勝之腫脹也有曰水運之太過有曰寒勝則浮有曰太
陽之司天太陽之勝復皆寒勝之腫脹也有曰少陰之
司天少陰之勝復少陽之司天少陽之勝復有曰熱勝
則腫皆火勝之腫脹也有曰厥陰之司天在泉厥陰之
復有曰陽明之復是皆木邪侮土及金氣反勝之腫脹
也觀此則不惟五藏六府即五運六氣亦無不皆有是
病然至真要大論曰諸濕腫滿皆屬於脾水熱穴論曰
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聚水也又曰腎者胃之關也關
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由此言之則諸經雖皆有

脹然無不干於脾肺腎三藏蓋脾屬土其主運化肺屬金其主氣腎屬水其主五液凡五氣所化之液悉屬於腎五液所行之氣悉屬於肺轉輸於二藏之中以制水生金者悉屬於脾所以腫脹之生無不由此三者但證有陰陽虛實如諸論之所云者不可不辨大都陽證多熱熱者多實陰證多寒寒者多虛先脹於內而後及於外者多實先腫於表而後甚於裏者多虛小便黃赤大便秘結者多實小便清白大便稀澹者多虛脈滑數有力者多實弦浮微細者多虛形色紅黃氣息粗長者多實容顏憔悴音聲短促者多虛凡是實証必以六淫有餘傷其外或飲食怒氣傷其內故致氣道不行三焦壅閉此則多在氣分無處不到故不分部位而多通身浮腫又或氣實於中則為單腹脹急然陽邪急速其至必暴每成於旬日數日之間此惟少壯者多有之但破其結氣利其壅滯則病無不愈此治實之道也若是虛證必以五志積勞或酒色過度傷其脾腎日積月累其來

有漸此等病候多染於中年之外其形證脉氣必有虛寒之候顯然可察非若實證之暴至而邪熱壅結肝氣悍逆之有因也治實者本無所難最難者在治虛耳然虛有在氣者有在水者在氣者以脾氣虛寒不能運化所謂氣虛中滿者是也在水者以脾虛不能制水則寒水反侮脾土泛濫為邪其始也必從陰分漸次而升按肉如泥腫有分界所謂水臃水脹者是也然水雖制於脾而實主於腎蓋腎本水藏而元陽生氣所由出若腎中陽虛則命門火衰既不能自制陰寒又不能溫養脾土陰陽不得其正則化而為邪夫氣即火也精即水也氣之與水本為同類但在於化與不化耳故陽王則化而精能為氣陽衰則不化而水即為邪凡火盛水虧則病燥水盛火虧則病濕故火不能化則陰不從陽而精氣皆化為水所以水腫之證多屬陽虛故曰寒脹多熱脹少也然觀丹溪之治腫脹云清濁相混墜道壅塞而為熱熱留為濕濕熱相生遂成脹滿治宜補其脾又須

養肺金以制木使脾無賊邪之患滋腎水以制火使肺得清化之令其說重在濕熱而猶以制火為言夫制火固可保金獨不慮其不生土乎若以此法施於陽實而熱者則可若以治陽虛而氣不化者豈不反助陰邪而益其病哉故予之治此必察其果係實邪則直清陽明除之極易凡屬虛勞內損者多從溫補脾腎而愈俱得復元或臨證之際有虛實未明疑似難決者則寧先以治不足之法探治有餘若果未投而病反加甚是不宜補也不妨易轍自無大害倘藥未及病而病自甚者其輕重真假仍宜詳察若誤以治有餘之法治不足而曾經峻攻者真氣復傷雖神丹不能療矣或從清利暫見平復使不大補脾腎以培根本雖愈目前未有不危亡踵至者此治虛之道也夫腫脹之病多有標實本虛最為危候若辨之不明則禍人非淺

水脹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

靈樞水脹篇
全○五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

別之

此六證者病異而形相似故宜有以別之○覃音潭瘕如鴛二音

岐伯答曰水始

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

目之下為目窠微腫如新卧起之狀者形

如卧蚕也○窠音科

其頸脉動時欬

頸脉足陽明人迎也陽明之脉自人迎下循腹裏而水邪乘之

故為頸脉動水之標在肺故為時欬

陰股間寒足脛痠腹乃大其水已

成矣

陰邪始於陰分也○瘕腫同

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

狀此其候也

凡按水囊者必隨手而起故病水者亦若是以上皆水腫之候

○黃帝曰

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整

鑿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

鑿鑿鼓聲也寒氣客於皮膚之間者陽氣不行病在

氣分故有聲若鼓氣本無形故不堅氣無所不至故腹大身盡腫若因於水則有水處腫無水處不腫此為可辨然有水則皮澤而薄無水則皮厚○鑿音空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

其候也

寒氣在膚腠之間按散之則不能猝聚故窅而不起腹色不變即皮厚故也○愚按此上兩條

云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者屬水窅而不起者屬氣此固然也然按氣囊者亦隨手而起又水在肌肉之中按而散之猝不能聚如按糟囊者亦窅而不起故未可以起與不起為水氣之的辨但當察其皮厚色蒼或一身盡腫或自上而下者多屬氣若皮薄色澤或腫有分界或自下而上者多屬水也又風水膚脹義詳脉色類十八○窅音天深也○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

等也色蒼黃腹筋起此其候也

腹脹身皆大與上文膚脹者證同色蒼黃者亦

皮厚腹色不變之義但腹有筋起為稍異耳蓋此亦病在氣分故名鼓脹也又鼓脹義見前五十五 ○腸

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

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瘰肉乃生

覃延布而深也寒氣與衛

氣相搏則積不行留於腸外有所繫著故癖積起瘰肉生病日以成矣瘰肉惡肉也 ○衛氣留於腹中義出

衛氣失常篇詳鍼刺類二

十六 ○癖音僻瘰音憊 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

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

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離歲越歲也寒邪客於腸外不在胞中故無妨於月事其非血

病可知蓋由汁沫所聚而生此腸覃之候也

○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於

胞中寒氣客於子門

胞即子宮也男女皆有之在男謂之精室在女謂之血海子門即子

宮之門也義詳三焦包絡命門辨中見附翼三卷

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

寫不寫血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

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

血凝敗之血也子門閉塞則血留止其堅如石故曰石瘕月

事不以時下惟女子有之也故可以導血之劑下之按篇首帝有石水之間而此下無答必關失也考之陰陽別論曰陰陽結邪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其義即此詳見本類前六○血鋪杯切

○黃帝曰

膚脹鼓脹可刺耶岐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

刺去其血絡也

先寫其脹之血絡謂無論虛實凡有血絡之外見者必先寫之而後因虛實以

調其經也刺去其血絡即重明先寫之義○按本篇自水而下所言者凡六證而此獨以二證之刺為問者蓋水俞五十七穴已詳於水熱穴論故不必再問此云膚脹鼓脹者蓋兼五證而統言之辭雖簡而意則在也

五癰津液別

靈樞五癰津液別篇全○五十八

黃帝問於岐伯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為五天寒衣薄則為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為汗悲哀氣并則為泣中熱胃緩則為唾邪氣內逆則氣為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為水脹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生願聞其

道

五液者陰精之總稱也本篇以溺汗泣唾水故名為五宣明五氣篇曰五藏化液心為汗肺為涕肝為淚

脾為涎腎為唾是為五液決氣篇曰精氣津液血脈其辨有六又道家曰涕唾精津汗血液其名則七皆無非五液之

岐伯曰水穀皆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

屬耳

液各走其道

水穀入口五液之所由生也五味之入各有所歸辛先入肺苦先入心甘先入脾酸

先入肝鹹先入腎也各注其海者人身有四海腦為髓海衝脈為血海膻中為氣海胃為水穀之海也五藏四海各因經以受水穀之氣味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

故津液隨化而各走其道

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

皮膚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

此津液之有辨也宗氣積於上焦營氣出

於中焦衛氣出於下焦達於表者陽之氣也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而為其津津屬陽也營於裏者陰

之氣也故周流於血脉之間而不散行於外注於藏府益於精髓而為之液液屬陰也又津液義詳藏象類二

十 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寒留於分肉之間聚沫

則為痛

此津液之為汗也熱蒸於表則津泄故腠理開而汗出或為寒邪所感則液凝留於肌肉之間

故汁沫聚而為痛

天寒則腠理閉氣濕不行水下留於膀胱則

為溺與氣

此津液之為溺氣也腠理閉密則氣不外泄故氣化為水水必就下故留於膀胱然水即

氣也水聚則氣生氣化則水注故為溺與氣

五藏六府心為之主耳為之聽

目為之候肺為之相肝為之將脾為之衛腎為之主外

此二節言津液之為涕泣也心總五藏六府為精神之主故耳目肺肝脾腎皆聽命於心是以耳之聽目之視

無不由乎心也肺朝百脉而主治節故為心之相肝主謀慮決斷故為心之將脾主肌肉而護養藏府故為心之衛腎主骨而成立其形體故為心之主外也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於

目心悲氣并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

夫心系與肺不能常舉乍上乍下故欬而泣出矣

心為藏府

之主故五藏之系皆入於心心之總系復上貫於肺通於喉而息由以出故心悲則系急而肺葉舉液即隨之而上溢然心系與肺本不常舉故有乍上乍下當其氣舉而上則為欬為泣也凡人之泣甚而繼以嗽者正以氣并於上而奔迫於肺耳按口問篇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脉感液道通故涕泣出焉

中熱則胃

中消穀消穀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郭故胃緩胃緩則氣

逆故唾出

此津液之為唾也蟲為濕熱所化常居腸中胃熱則消穀中空蟲行求食故或上或下動

作於腸胃之間充郭者縱滿之謂腸郭則胃緩胃緩則氣逆上行涎隨而溢故多唾也○按宣明五氣篇曰腎為唾而此曰胃為唾是胃之與腎皆主為唾蓋土鬱之唾在胃水泛之唾在腎也○郭廓同五穀之

精液和合而為膏者內滲入於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

於陰股

此津液之為精髓也膏脂膏也精液和合為膏以填補於骨空之中則為腦為髓為精為血故

上至巔頂得以充實下流陰股得以交通也

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於

陰髓液皆減而天下過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

陰陽

不和則精氣俱病氣病則不攝精病則不守精氣不相
統攝故液溢於下而流泄於陰竅精髓皆減輸泄過度
則真陰日虛故為腰痛脛痠等病此勞瘵陰陽氣道不
之所由作也○脛形影形故二切痠音酸

通四海閉塞三焦不寫津液不化水穀並於腸胃之中

別於迴腸留於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為

水脹

此津液之為水脹也三焦為決瀆之官膀胱為津
液之府氣不化則水不行所以三焦不能寫膀胱

不能滲而腫脹之病所由作故治此者當以氣化為主
試觀水潦為災使非太陽照臨則陰凝終不能散泥濘
終不能乾能知此義則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陰陽和
知陰陽氣化之道矣

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

則五液

皆精而充實於內陰陽不和則五精
皆液而流溢於外此其所謂逆順也

風水黃疸之辨

素問平人氣象論○五十九

頸脉動喘疾欬曰水

頸脉謂結喉旁動脉足陽明之人迎也水氣上逆反侵陽明則頸脉

動水溢於肺則喘急而疾欬

目裏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曰水

目裏者目之下

胞也胃脉之所至脾氣之所主若見微腫如卧蠶起之狀是水氣滯及脾胃也評熱病論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溺黃赤安卧者黃疸病也

在腹中者必使目下腫也

溺黃赤安卧者黃疸

病也

論疾診尺篇曰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安卧小便黃赤脉小而寒者不嗜食正理論謂之勞痺以女勞得之也○疸音旦

已食如饑者胃疸

已食如饑者是胃熱也善消穀食故曰胃

疸又論疾診尺篇曰脉小而溫者不嗜食言中寒也所以治疸者當知陰陽之辨

面腫曰風

風為

陽邪故面腫者曰風陽受風氣也

足脰腫曰水

水為陰邪故足脰腫目者曰水陰受濕氣也

黃者曰黃疸

目者宗脉之所聚也諸經有熱則上薰於目故黃疸者其目必黃

消痺熱中

六十○附消痺治法

帝曰消痺虛實何如

素問通評虛實論○消痺者三消之總稱謂內熱消中而肌膚消瘦

也○痺音丹又上去二聲廣韻曰火痺一曰黃病

岐伯曰脉實大病久可治脉

懸小堅病久不可治

邪熱在內脉當實大者為順故病雖久猶可治若脉懸小則陽實陰

虛脉證之逆也故不可治○五變篇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痺又曰熱則消肌膚故為消痺詳本類後七十

六

○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粱芳草石藥石

藥發癰芳草發狂

素問腹中論○王氏曰多飲數溲謂之熱中多食數溲謂之消中多喜曰

癰多怒曰狂

○癰癰同

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粱是

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

高粱厚味也芳草辛

香之品也石藥煨煉金石之類也三者皆能助熱亦能銷陰凡病熱者所當禁用熱中消中者即內熱病也惟富貴之人多有之通評虛實論曰凡治消瘴肥貴人則高粱之疾也蓋富貴者以肥甘為事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氣積成熱則轉為消中消渴之病故於高粱芳草之類皆不得不禁也

岐伯曰夫芳

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

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

芳美者氣熱而散悍
急者性剛而烈也

帝曰不可

以服此二者何以然岐伯曰夫熱氣慄悍藥氣亦然二

者相遇恐內傷脾

脾者陰中之至陰也陽勝則傷陰
故二熱合氣必致傷脾○慄音飄

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論

脾傷者畏木
故至甲乙日

更論蓋謂其必甚也

○愚按消痺消中者即後世所謂
三消證也凡多飲而渴不止者為上消消穀善饑者為

中消消便頻而膏濁不禁者為下消如氣厥論之云肺
消鬲消奇病論之云消渴即上消也脉要精微論云痺

成為消中師傳篇云胃中熱則消穀令人善饑即中消
也邪氣藏府病形篇云腎脉肝脉微小皆為消痺肝腎

在下即下消也觀劉河間三消論曰五藏六府四肢皆
稟氣於脾胃行其津液以濡潤養之然消渴之病本濕

寒之陰氣極衰燥熱之陽氣太盛故也治當補腎水陰寒之虛瀉心火陽熱之實除腸胃燥熱之甚濟身中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結津液生而不枯氣血和而不瀦則病自已若飲水多而小便多名曰消渴若飲食多不甚渴小便數而消瘦者名曰消中若渴而飲水不絕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腎消一皆以燥熱太甚三焦腸胃之腠理脉絡怫鬱壅滯雖多飲於中終不能浸潤於外榮養百骸故渴不止而小便多或數溲也又張戴人云三消之說當從火斷火之為用燔木則消而為炭煉金則消而為汁煨石則消而為灰煎海則消而為鹽乾汞則消而為粉熬錫則消而為丹故澤中之潦消於炎暉鼎中之水乾於壯火蓋五藏心為君火正化腎為君火對化三焦為相火正化膽為相火對化得其平則烹煉飲食糟粕去焉不得其平則燔灼藏府津液竭焉夫一身之心火甚於上為膈膜之消甚於中為腸胃之消甚於下為膏液之消甚於外為肌肉之消上

甚不已則消及於肺中甚不已則消及於脾下甚不已則消及於肝腎外甚不已則消及於筋骨四藏皆消盡則心始自焚而死矣故素問有消痺消中消渴風消膈消肺消之說消之證不同歸之火則一也此三消從火之說二公言之詳矣又按袖珍方云人身之有腎猶木之有根故腎藏受病必先形容憔悴雖加以滋養不能潤澤故患消渴者皆是腎經為病由壯盛之時不自保養快情恣慾飲酒無度食脯炙丹石等藥遂使腎水枯竭心火燔盛三焦猛烈五藏渴燥由是渴利生焉此又言三消皆本於腎也又何栢齊曰造化之機水火而已宜平不宜偏宜交不宜分水為濕為寒火為熱為燥火性炎上水性潤下故火宜在下水宜在上則易交也交則為既濟不交則為未濟不交之極則分離而死矣消渴證不交而火偏盛也水氣證不交而水偏盛也制其偏而使之交則治之之法也觀此諸論則凡治消者在清火壯水二者之間但察三焦虛實或滋或瀉隨所宜

而用之若乎盡矣然以予之見猶有說焉如陰陽別論
曰二陽之病發心脾其傳為風消此以陽明為十二經
之海土衰而木氣乘之故為肌肉風消也氣厥論曰心
移寒於肺為肺消飲一漉二死不治此言元陽之衰而
金寒水冷則為肺腎之消也邪氣藏府病形篇曰五藏
之脉微小者皆為消瘵此言寸口之弱見於外以血氣
之衰而消於內也又如氣交變大論曰歲水太過上臨
太陽民病渴而妄胃五常政大論曰太陽司天寒氣下
臨心火上從民病嗌乾善渴至真要大論曰太陽司天
寒淫所勝民病嗌乾渴而欲飲是皆以陰抑陽以水制
火必以溫劑散去寒邪其疾自愈諸如此者總皆消渴
之類也夫消者消耗之謂陽勝固能消陰陰勝獨不能
消陽乎故凡於精神血氣肌肉筋骨之消無非消也予
嘗治一薦紳年逾四旬因案牘積勞致成大病神困食
減時多恐懼上焦無渴不嗜湯水或有少飲則沃而不
行然每夜必去溺二三升莫知其所從來且半皆濁液

最後延余診視因相告曰自病以來通宵不寐者已半年有餘即間有矐矐似睡之意必夢見亡人凶喪等事鬼魅相親其不免矣余曰不然此以思慮積勞損傷心腎元陽既虧則陰邪勝之故多陰夢陽衰則氣虛陽不肺陰則水不化氣故飲水少而溺濁多也陽氣漸四則陰邪自退此正內經所謂心移寒於肺飲一溲二之證耳病本非輕所幸者脉猶帶緩肉猶未脫胃氣尚存可無慮也乃以歸脾之屬去白朮木香八味之屬去丹皮澤瀉一以養陽一以養陰出入間用至三百餘劑計人參二十餘斤而後全愈此非神消於上精消於下之證乎可見消有陰陽不得盡稱為火證姑紀此一按以為治消者之鑒

脾痺膽痺

○素問奇病篇
六十一

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

之溢也名曰脾瘴

瘴熱病也五氣五味之所化也

夫五味入口藏於胃

脾為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

脾主為胃行其津液

者也故五味入胃則津液在脾脾屬土其味甘脾氣通於口故令人口甘也

此肥美之所發

也

肥甘太過故發為病

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

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

肥者味厚助陽故能生熱

甘者性緩不散故能留中熱留不去久必傷陰其氣上溢故轉變為消渴之病

治之以蘭除陳

氣也

蘭草性味甘寒能利水道辟不祥除胃中痰癖其氣清香能生津止渴潤肌肉故可除陳積畜熱之

氣

○帝曰有病口苦取陽陵泉口苦者病名為何何以

得之岐伯曰病名曰膽痺

陽陵泉足少陽膽經穴口

夫

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為之使

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

之官決斷出焉夫謀慮在肝無膽不斷故肝為中之將而取決於膽也又足少陽之脉上挾咽足厥陰之脉循喉嚨之後上入頰頰是肝膽之脉此

故膽虛氣上溢而口為之苦治之以膽募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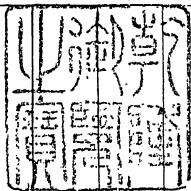
數謀慮不決則肝膽

俱勞勞則必虛虛則氣不固故膽氣上溢而口為之苦膽募在肋本經之日月也膽俞在背足太陽之穴也并前陽陵泉者共六

治在陰陽十二官相使中

治當作論即靈蘭秘

藏象類一
典論也詳



類經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經卷十七

詳校官吳醫院恩禮臣袁天錫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王 宮

欽定四庫全書

類經卷十七

明 張介賓 撰

疾病類

胎孕

六十二
附保嬰法

帝曰何以知懷子之且生也

素問腹中論

岐伯曰身有病而

無邪脉也

身有病謂經斷惡阻之類也身病者脉亦當病或斷續不調或弦濇細數是皆邪脉則真

病也若六脉和滑而身有不安者其為胎氣無疑矣又胎脉義詳脉色類二十三

○黃帝問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此為何也

素問奇病論
○婦人

懷孕則身中有身故曰重身岐伯對曰胞之絡脉絕也
瘖聲啞不能出也○瘖音音胎懷九月兒體已長故
能阻絕胞中之絡脉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絡者

繫於腎少陰之脉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

胞中之絡衝任之絡也胞

絡者繫於腎而上會於咽喉故胞中之絡脉絕則不能言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無

治也當十月復

十月子生而胞絡復通則能言矣故不必治

刺法曰無損不

足益有餘以成其疹然後調之

疹疾也不當治而治之非損不足則益有餘本

無所病反以成疾故當察其形證然後因而調之

所謂無損不足者身羸瘦無

用鑱石也

妊娠九月則身重疲勞養胎力困正虛羸不足之時必不可用鑱石以復傷其氣○鑱音

讒
無益其有餘者腹中有形而泄之泄之則精出而病

獨擅中故曰疹成也

胎元在胞而刺之則精氣必泄精泄則胎氣傷而病獨專於中是益

其有餘故疹成也○愚按胎孕之道中古有巫方氏所撰顓頊經云一月為胎胞精血凝也二月為胎形始成胚也三月陽神為三魂四月陰靈為七魄五月五行分五藏也六月六律定六府也七月睛開竅通光明也八月元神具降真靈也九月宮室羅布以定生人也十月受氣足萬象成也又五藏論有稱耆婆者論云一月如珠露二月如桃花三月男女分四月形象具五月筋骨成六月毛髮生七月遊其魂兒能動左手八月遊其魄兒能動右手九月三轉身十月受氣足又孫真人曰凡兒在胎一月胚二月胎三月有血脉四月形體成五月能動六月諸骨具七月毛髮生八月藏府具九月殺入胃十月百神備則生矣生後六十日瞳子成能咳笑應

和人百五十日任脉成能自反覆百八十日髓骨成能
獨坐二百一十日掌骨成能扶伏三百日髌骨成能行
也若不能依期者必有不平之處又巢元方病源論曰
妊娠一月名胎胚足厥陰脉養之二月名始膏足少陽
脉養之三月名始胎手心主脉養之當此之時血不流
行形象始化未有定儀因感而變欲子端正莊嚴常口
談正言身行正事欲子美好宜佩白玉欲子賢能宜看
詩書是謂外象而內感者也四月始成其血脉手少陽
脉養之五月始成其氣足太陰脉養之六月始成其筋
足陽明脉養之七月始成其骨手太陰脉養之八月始
成膚革手陽明脉養之九月始成毛髮足少陰脉養之
十月五藏六府闢節人神皆備此其大略也臨川陳氏
釋之曰嘗試推巢氏所論妊娠脉養之理若足厥陰者
肝脉也足少陽者膽脉也此一藏一府之經也餘皆如
此凡四時之令必始春木故十二經之養始於肝膽所
以養胎在一月二月手心主包絡也手少陽三焦也屬

火而王夏所以養胎在三月四月足太陰脾也足陽明
胃也屬土而王長夏所以養胎在五月六月手太陰肺
也手陽明大腸也屬金而王秋所以養胎在七月八月
足少陰腎也屬水而王冬所以養胎在九月至十月兒
於母腹之中受足諸藏之氣然後待時而生此二家之
說皆為有理然十二經中惟手少陰心脉手太陽小腸
脉及足太陽膀胱脉皆不言養胎者蓋九月之養在腎
則膀胱亦在其中矣惟心與小腸為表裏心為五藏六
府之主雖其尊而無為然藏氣所及則神無不至小腸
切近胞胎丙火所化則氣無不至所以皆不主月而實
無月不在也胎孕之道無出此矣第胎有男女則成有
遲速體有陰陽則懷分向背故男動在三月陽性蚤也
女動在五月陰性遲也女胎背母而懷故母之腹較男
胎面母而懷故母之腹硬此又男胎女胎之有不同者
也至若既生之後兒之壽夭其因有二蓋一則由於稟
賦一則由於撫養夫稟賦為胎元之本精氣之受於父

母者是也撫養為壽夭之本居處寒溫飲食得失者是也凡少年之子多有羸弱者慾勤而精薄也老年之子反多強壯者慾少而精全也多飲者子多不肖蓋以酒亂精則精半非真而濕熱勝也多慾者子多不育以孕後不節則盜泄母陰奪養胎之氣也此外如饑飽勞逸五情六氣無不各有所闕是皆所謂稟賦也至於撫養之法則俗傳有云若要小兒安須帶三分饑與寒此言殊為未當夫欲其帶饑者恐飲食之過耳過則傷脾而積聚生誠不善也故但當防其放肆無度疊進而驟脾不及化則未有不病者使飲食勻調節其生冷何病之有若云帶饑則不可也然此不過欲防於未然謂與其過飽寧使畧饑其猶庶幾者也至若寒之一字則大有闕係矣觀經云聖人避風如避箭則風寒之為害也不小彼嬰兒以未成之血氣嫩薄之肌膚較之大人相去百倍頤可令其帶寒耶予見新產之兒多生驚風抽搐等病蓋其素處腹中裏護最密及胞胎初脫極易感邪

而收生者遲慢不慎則風寒襲之多致不救者此也及其稍長每多發熱輕則為鼻塞欬嗽重則為小兒傷寒
幼科不識一舉呼為變蒸誤藥致斃者此也或寒氣傷
藏則為吐為瀉或因寒生熱則為驚為疳種種變生多
由外感雖稟體強盛不畏風寒者亦常有但強者三
之一弱者三之二傷熱者十之三傷寒者十之七矧膏
梁貧賤氣質本自不同醫家不能察本但知見熱攻熱
嬰兒不能言病家不能辨徒付之命誠可嘆也又有謂
小兒為純陽之體故多宜清涼之治者此說尤為悞人
按上古天真論曰女子二七男子二八而後天癸至夫
天癸者陰氣也小兒之陰氣未至故曰純陽原非陽氣
有餘之謂特稚陽耳稚陽之陽其陽幾何使陽本非實
而誤認為火則必用寒涼妄攻其熱陰既不足又伐其
陽多致陰陽俱敗脾腎俱傷又將何所藉賴而望其生
乎又王節齋曰小兒無補腎法謂男至十六而腎始充
滿既滿之後妄用虧損則可用藥補之若受胎之時稟

之不足則無可補稟之原足又何待於補也嗚呼此何說耶夫小兒之陰氣未成即腎虛也或父母多慾而所稟水虧亦腎虛也陰既不足而不知補之陰絕則孤陽亦滅矣何謂無可補耶此義惟薛立齋獨得之予因得子之遲且屢獲治子之效因憐人之誤故筆諸此以為艱於嗣者之一助云

血枯

素問腹中論
○六十三

帝曰有病胃脇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為何何以

得之

支滿者滿如支膈也肺主氣其臭腥肝主血其臭臊肺氣不能平肝則肝肺俱逆於上濁氣不降清

氣不升故聞腥臊而吐清液也口中唾血血不歸經也四支清冷氣不能周也頭目眩運失血多而氣隨血去

也血氣既亂故於前陰後陰血不岐伯曰病名血枯此時見而月信反無期矣○臊音騷

得之年少時有所大脫血若醉入房中氣竭肝傷故月

事衰少不來也

血枯者月水斷絕也致此之由其源有二一則以少時有所大脫血如胎產既

多及崩淋吐衄之類皆是也一則以醉後行房血盛而熱因而縱肆則陰精盡泄精去則氣去故中氣竭也夫腎主閉藏肝主疏泄不惟傷腎而且傷肝及至其久則三陰俱虧所以有先見諸證如上文所云而終必至於血枯則月事衰少不來也此雖以女子為言若丈夫有犯前證亦不免為精枯之病則勞損之屬皆是也

帝

曰治之奈何復以何術岐伯曰以四烏鰂骨一蘆茹二

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為後飯飲以鮑

魚汁利腸中及傷肝也

先復者復其血氣之原也後飯者

名海螵蛸其氣味鹹溫下行故主女子赤白漏下及血閉血枯其性瀉故亦能令人有子蘆茹亦名茹蘆即茜草也氣味甘寒無毒能止血治崩又能益精氣活血通經脈按甲乙經及太素新校正俱作蘭茹者非蓋蘭茹有毒豈血枯者所宜皆未之詳察耳雀即麻雀也雀卵氣味甘溫能補益精血主男子陰痿不起故可使多精有子及女子帶下便溺不利鮑魚即今之淡乾魚也諸魚皆可為之惟石首鮑魚者為勝其氣味辛溫無毒魚本水中之物故其性能入水藏通血脈益陰氣煮汁服之能同諸藥通女子血閉也以上四藥皆通血脈血主於肝故凡病傷肝者亦皆可用之○愚按血枯一證與血隔相似皆經閉不通之候然而枯之與隔則相反有如冰炭夫枯者枯竭之謂血虛之極也隔者阻隔之謂血本不虛而或氣或寒或積有所逆也隔者病發於暫

其證則或痛或實通之則血行而愈可攻者也枯者其來也漸衝任內竭其證無形必不可通者也常見今人之治此者聽其言則明曰血枯經閉也察其治則每用四物加桃仁紅花甚至硝朴稜莪之類無所不至夫血既枯矣只當補養陰氣使其血充則弗招自至奚俟通也若勉強逼之則枯者愈枯矣不危何待若夫人者非惟不知病情即字義曰枯猶然未解其與目不識丁者何異求其無害不可得安望其有濟於人哉○鰾音賊

薏蘭俱音閭

陽厥怒狂

素問病能論
○六十四

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

怒狂者多怒而狂也即岐

伯曰生於陽也帝曰陽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陽氣者因

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曰陽厥

陽氣宜於暢達若暴有折對則志無

所伸或事有難決則陽氣被抑逆而上行故為怒狂病名陽厥

帝曰何以知之岐伯曰

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候也

陽明常動者謂如下關地倉大迎人迎氣衝衝陽之類皆有脉常動者也巨陽少陽不動者謂巨陽惟委中崑崙少陽惟聽會懸鐘其脉雖微動而動不甚也於其不甚動者而動且大疾則其常動者更甚矣此即陽厥怒候之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奪其食即已夫食入於陰

長氣於陽故奪其食即已

五味入口而化於脾食入於陰也藏於胃以養五藏氣長

氣於陽也食少則氣衰故節奪其食不使之服以生鐵使胃火復助陽邪則陽厥怒狂者可已

洛為飲夫生鐵洛者下氣疾也

生鐵洛即爐冶間鉋落之鐵屑用水研浸可以

為飲其屬金其氣寒而重最能墜熱開結平木火之邪故可以下氣疾除狂怒也凡藥中用鐵精鐵華粉鐵砂鐵鏽水之類皆同此意○癲狂詳義見鍼刺類三十七當與此互閱

癲疾

六十

帝曰癲疾何如

素問通評虛實論

岐伯曰脉搏大滑久自己脉

小堅急死不治

搏大而滑為陽脉陽盛氣亦盛故久將自己若小堅而急則肝之真藏脉也全

失中和而無胃氣故死不治

帝曰癲疾之脉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

可治實則死

虛則柔緩邪氣微也故生實則弦急邪氣盛也故死

○帝曰人生而有病巔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

素問奇病

論○凡百病之生必由外感內傷人有初生者未犯邪氣即有巔疾故欲以明之

岐伯曰病名

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

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為巔疾也

驚則氣亂而逆故氣上不下氣亂則精亦

從之故精氣并及於胎令子為巔癰疾也○愚按巔疾者即癰癰也本經巔癰通用於此節之義可見諸家釋為頂巔者非蓋兒之初生即有病癰癰者今人呼為胎裏疾者即此未聞有胎病頂巔者也凡諸篇有書巔字者當因此以辨其義

諸卒痛

素問舉痛論○六十
六○附諸痛治法

黃帝問曰余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

合於今善言人者必有厭於已如此則道不惑而要數

極所謂明明也

天與人一理其陰陽氣數無不相合故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古者今之鑑彼

察將來須觀既往故善言古者必有合於今彼之有善可以為法彼之有不善可以為戒故善言人者必有厭於已厭足也美也明此

今余問於夫子令言而可知視

而可見捫而可得令驗於已如發蒙解惑可得而聞乎

發蒙者如去其蒙蔽也○捫音門

岐伯再拜稽首對曰何道之問也帝

曰願聞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

卒猝同

岐伯對曰經脉

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脉外則血少客於脉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

泣立澁下同

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無益者或喘動應手者或心與背相引而痛者或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陰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積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少間復生者或痛而歐者或腹痛而後泄者或痛而閉不通者凡此諸痛各不同形別之奈何

右卒痛證凡十四種其候

各異也岐伯曰寒氣客於脉外則脉寒脉寒則縮蹇縮蹇

則脉絀急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得炅則痛立

止絀不伸也絀屈曲也炅熱也寒氣客於脉外者邪不甚深衛氣不得流通則外引小絡而卒然為痛故但

得炅煖之氣其痛則立止也○蹇音拳絀音屈炅居永切因重中於寒則痛久矣重中

於寒則不易解散也寒氣客於經脉之中與炅氣相薄則脉滿滿

則痛而不可按也陽氣行於脉中而寒襲之則寒熱相薄留而不行則邪實於經故脉滿而

痛不可按也寒氣稽留炅氣從上則脉充大而血氣亂故痛

甚不可按也炅氣從上陽主升也寒邪遏之則脉充於內而血氣亂故其痛必甚寒氣客

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絡急引故痛按之

則血氣散故按之痛止

膜筋膜也原肅之原也義詳下章腸胃之間膜原之下皆有空

虛之處血不散而小絡滿則急引而痛按之則寒氣可散小絡可緩故其痛止非若經脉之無罅隙者按之則愈實而愈痛也百病始生篇曰其著於腸胃之募原也飽食則安饑則痛義與此通寒氣客於俠

脊之脉則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

俠脊者足太陽經也其最

深者則伏衝伏膺之脉故按之不能及其處

寒氣客於衝脉衝脉起於關元

隨腹直上寒氣客則脉不通脉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

應手矣

關元任脉穴在臍下三寸衝脉起於胞中即關元也其脉並足少陰腎經夾臍上行會於咽喉

而腎脉上連於肺若寒氣客之則脉不通脉不通則氣亦逆故喘動應手也 寒氣客於背俞

之脉則脉泣脉泣則血虛血虛則痛其俞注於心故相

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熱氣至則痛止矣 背俞五藏俞也皆足太陽

經穴太陽之脉循膂當心入散上出於項故寒氣客之則脉澁血虛為背與心相引而痛因其俞注於心也按之則熱至而痛止 寒氣客於厥陰之脉厥陰之脉者絡者正以血虛故耳

陰器繫於肝寒氣客於脉中則血泣脉急故脇肋與少

腹相引痛矣 肝經之脉循陰股入髦 厥氣客於陰股寒

中抵少腹布脇肋也

氣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陰股 厥氣寒逆

之氣也少

腹陰股之間乃足三陰衝脉之所由行也寒氣犯之皆相引而痛

寒氣客於小腸膜原

之間絡血之中血泣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

故宿昔而成積矣

小腸為受盛之府化物所出若寒氣客其膜原絡血之間則血滯不行故

不得注於大經稽留漸久因成積也

寒氣客於五藏厥逆上泄陰氣竭陽

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

寒傷藏氣則氣不得

降而厥逆上泄乃致真陰暴竭陽氣未能遽入故卒然痛死必待藏氣復反則生矣

寒氣客於腸

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

腸胃言六府也水穀之在六府必自上而下乃其順也若

寒氣客之則逆而上出故為痛為嘔

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

泄腹痛矣

小腸為丙火之府而寒邪勝之則陽氣不化水穀不得停留故為後泄腹痛

熱氣

留於小腸腸中痛痺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

不通矣

熱留小腸是陽藏陽病也故為痺熱焦渴堅乾痛閉之疾○愚按後世治痛之法有曰痛隨利減者人

法者有曰通則不痛痛則不通者有曰痛證無不執而用之相傳誦皆以此為不易之法凡是痛證無不執而用之不知痛而閉者固可通之如本節云熱結小腸閉而不通之類是也痛而泄者不可通也如上節云寒客小腸後泄腹痛之類是也觀王荊公解痛利二字曰治法云諸痛為實痛隨利減世俗以利為下也假令痛在表者實也痛在裏者實也痛在血氣者亦實也故在表者汗之則愈在裏者下之則愈在血氣者散之行之則愈豈可以利為下乎宜作通字訓則可此說甚善已得治實之法矣然痛證亦有虛實治法亦有補寫其辨之之法

不可不詳凡痛而脹閉者多實不脹不閉者多虛痛而拒按者為實可按者為虛喜寒者多實受熱者多虛飽而甚者多實饑而甚者多虛脉實氣粗者多實脉虛氣少者多虛新病壯年者多實愈攻愈劇者多虛痛在經者脉多弦大痛在藏者脉多沉微必兼脉證而察之則虛實自有明辨實者可利虛者亦可利乎不當利而利之則為害不淺故凡治表虛而痛者陽不足也非溫經不可裏虛而痛者陰不足也非養營不可上虛而痛者心脾受傷也非補中不可下虛而痛者脫泄亡陰也非速救脾腎溫補命門不可夫以溫補而治痛者古人非不多也惟近代薛立齋汪石山輩尤得之奈何明似丹溪而亦曰諸痛不可補氣局人意見豈良法哉

曰所謂言而可知者也視而可見奈何

欲察色以知病也岐伯

曰五藏六府固盡有部

義詳脉色類三十二

視其五色黃赤為熱

白為寒青黑為痛此所謂視而可見者也

黃赤色者火動於經故為

熱白色者陽氣衰微血不上榮故為寒青黑色者血凝氣滯故為痛

帝曰捫而可得奈何

以手按摸也

岐伯曰視其主病之脉堅而血及陷下者皆可

捫而得也帝曰善

主病之脉病所在也脉堅者邪之聚也血留者絡必盛而起也陷下者血

氣不足多陰候也凡是者皆可摸而得之

痺證

素問痺論全
○六十七

黃帝問曰痺之安生岐伯對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

為痺也

痺者閉也觀陰陽別論曰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至真要大論曰食痺而吐是皆閉塞之義可

知也故風寒濕三氣雜至則壅閉經絡血氣其風氣勝
不行而病為痺即痛風不仁之屬○痺音秘

者為行痺

風者善行數變故為行痺凡走注歷節疼痛之類皆是也

寒氣勝者為痛

痺

陰寒之氣客於肌肉筋骨之間則凝結不散陽氣不行故痛不可當即痛風也

濕氣勝者為

著痺也

著痺者肢體重著不移或為疼痛或為頑木不仁濕從土化病多發於肌肉

帝曰其

有五者何也岐伯曰以冬遇此者為骨痺以春遇此者

為筋痺以夏遇此者為脉痺以至陰遇此者為肌痺以

秋遇此者為皮痺

遇此者指上文之三氣也冬主骨春主筋夏主脉土王之時主肌肉秋主

皮故邪氣之至各有所應

帝曰內舍五藏六府何氣使然岐伯曰五

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內舍於其合也

皮肉筋骨脉皆有五藏之

合病在外而久不去則各因其合而內連於藏矣

故骨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

於腎筋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肝脉痺不已復感於

邪內舍於心肌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脾皮痺不已

復感於邪內舍於肺所謂痺者各以其時重感於風寒

濕之氣也

舍者邪入而居之也時謂氣王之時五藏各有所應也病久不去而復感於邪氣必更深

故內舍其合而入於藏

凡痺之客五藏者肺痺者煩滿喘而嘔

肺在

上焦其脉循胃口故為煩滿喘而嘔又五脉五藏之痺見脉色類三十四

心痺者脉不通煩

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噎乾善噫厥氣上則恐

心合脉而痺氣

居之故脉不通心脉起於心中其支者上挾咽其直者却上肺故病此諸證厥氣陰氣也心火衰則邪乘之故

神怯而恐○噎音益噎伊隘二音

肝痺者夜臥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為

引如懷

肝藏魂肝氣痺則魂不安故主夜臥驚駭肝脉下者過陰器抵少腹上者循喉嚨之後上入頰

類故為病如此

腎痺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

腎者胃之關腎氣痺則陰

邪乘胃故腹善脹尻以代踵者足攣不能伸也脊以代頭者身僂不能直也以腎脉入跟中上膈內出臍內廉

貫脊屬腎故為是病○尻開高切

脾痺者四支解墮發欬嘔汁上為大

塞

脾主四支故令懈墮其脉屬脾絡胃上鬲挾咽今其氣痺不行故發欬嘔汁甚則上焦否隔為大塞不通

也腸痺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腸痺者

腸而言腸間病痺則下焦之氣不化故雖數飲而水不得出水不出則本末俱病故與中氣喘爭蓋其清濁不

分故時發飧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

泄○飧音孫

於小便上為清涕

胞膀胱之脬也義詳氣味類三膀胱氣閉故按之則內痛水閉不行則畜

而為熱故若沃以湯且澀於小便也膀胱之脉從陰氣

巔入絡腦故上為清涕○胞脬俱音拋沃音屋

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

陰氣者藏氣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志意者也人能安靜

則邪不能干故精神完固而內藏若躁擾妄動則精氣耗散神志消亡故外邪得以乘之五藏之痺因而生矣

飲食自倍腸胃乃傷

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化物者也若過用不節致傷腸胃則六府之

痺因而生矣 淫氣喘息痺聚在肺淫氣憂思痺聚在心淫氣

遺溺痺聚在腎淫氣乏竭痺聚在肝淫氣肌絕痺聚在

脾

淫氣邪亂之氣也五藏之痺上文雖已詳言然猶諸有其辨者如此又可因之以知其聚在何藏也 諸

痺不已亦益內也

在表者不去必日內而益深矣

其風氣勝者其人易

已也

風為陽邪可以散之故易已然則寒濕二痺愈之較難以陰邪留滯不易行也

帝曰痺其

時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其入

藏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其留皮膚間者易已

入藏

者死傷真陰也留連筋骨者疼久邪之深也留皮膚者易已邪之淺也

帝曰其客於六府

者何也岐伯曰此亦其食飲居處為其病本也

水穀之寒熱感

則害及六府居處之邪氣感則傷在六陽故食飲居處為六府致病之本

六府亦各有俞風

寒濕氣中其俞而食飲應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

言俞

周身之穴凡邪可入皆謂之俞非榮俞背俞之謂食帝傷於內邪中於外表裏相應故得乘虛而入舍於府

曰以鍼治之奈何岐伯曰五藏有俞六府有合循脉之

分各有所發各隨其過則病瘳也

五藏有俞六府有合乃無藏府而互言也

各有所發即所出為井也各隨其過即所過為原也五藏五俞六府六俞皆可隨病所在而刺之也五俞六俞義詳經絡類

十四十六

帝曰榮衛之氣亦令人痺乎岐伯曰榮者

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藏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脉也故循脉上下貫五藏絡六府也

榮氣者陰氣也由水穀精微之所化故為

水穀之精氣衛氣篇曰精氣之行於經者為營氣正理論曰穀入於胃脉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成夫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脉中衛在脉外故於藏府脉絡則無所不至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慄疾滑利不能入於脉也故

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膏膜散於胃腹

衛氣者陽氣也陽氣

之至浮盛而疾故曰悍氣慄疾也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脉之外也育者凡腔腹肉理之間上下空隙之處皆謂之育如刺禁論曰鬲育之上中有父母左傳曰膏之上育之下者是皆言鬲上也又腹中論曰其氣溢於大腸

而著於育育之原在齊下九鍼十二原篇曰育之原出於腠腠脹論曰陷於肉育而中氣穴則育之為義不獨以胃鬲為言又可知也膜筋膜也義詳後七十一衛氣不入於脉無所不至故其行如此如衛氣篇曰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邪客篇曰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本藏篇曰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皆與此節互有發明○悍音旱慄音飄育音荒膜音莫又切莫胡

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愈不與風寒濕氣合故不

為痺

營衛之氣但不可逆故逆之則病從之則愈然非若皮肉筋骨血脉藏府之有形者也無跡可著故

不與三氣為合蓋無形亦無痺也

帝曰善痺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

或熱或燥或濕其故何也

不仁者不知痛癢肌膚頑木之謂

岐伯曰痛

者寒氣多也有寒故痛也

寒多則血脈凝滯故必為痛如終始篇曰病痛者陰也

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榮衛之行瀋經絡時疎故不

通

通當作痛甲乙經亦然疎空虛也榮衛之行瀋而經絡時疎則血氣衰少血氣衰少則滯逆亦少故為不

痛逆調論曰榮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通

皮膚不營故為不仁

不營者血氣不至也

其寒者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故寒也

凡病寒者不必盡由於外

寒但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從中生與病相益故為寒證

其熱者陽氣多陰氣少

病氣勝陽遭陰故為痺熱

遭逢也陽盛遭陰則陰氣不能勝之故為痺熱

其多

汗而濡者此其逢濕甚也陽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故

汗出而濡也

兩氣者寒濕兩氣也脉要精微論曰陰氣有餘為多汗身寒其義即此

帝曰

夫痺之為病不痛何也岐伯曰痺在於骨則重在於脉

則血凝而不流在於筋則屈不伸在於肉則不仁在於

皮則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也

具此五者則筋骨皮肉血脉之間氣無不痺故

不得為痛也

凡痺之類逢寒則蟲逢熱則縱帝曰善

蟲甲乙經作急

於義為得蓋逢寒則筋攣故急逢熱則筋弛故縱也

周痺眾痺之刺

靈樞周痺篇全○六十八

黃帝問於岐伯曰周痺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隨脉其上

下左右相應間不容空願聞此痛在血脉之中邪將在

分肉之間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也間不及下鍼其慄

痛之時不及定治而痛已止矣何道使然願聞其故

邪耶

同肉有分理故曰分肉慄痛動而痛也間不及下鍼即不及定治之謂言移易之速也○慄音觸

岐伯

荅曰此衆痺也非周痺也黃帝曰願聞衆痺岐伯對曰

此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右應左以左應右

非能周也更發更休也

各在其處謂隨聚而發也不能周徧上下但或左或右更發更

休患無定所故曰衆痺

黃帝曰善刺之奈何岐伯對曰刺此者痛

雖已止必刺其處勿令復起

必刺其處謂刺其原痛之處也治從其本故可勿令

復起

○帝曰善願聞周痺何如岐伯對曰周痺者在於血

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不能左右各當其所

能上能下

但隨血脈而周徧於身故曰周痺非若衆痺之左右移易也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

對曰痛從上下者先刺其下以過之後刺其上以脫之

痛從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過之後刺其下以脫之

過者去之

之謂脫者按絕之謂先刺以過之去其標也後刺以脫之按其本也

黃帝曰善此痛安生

何因而有名岐伯對曰風寒濕氣客於外分肉之間迫

切而為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則

痛邪氣客於肌表漸入分肉之間則迫切津液而為汁沫沫得寒則聚而不散故排裂肉理為痛痛則

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痺發

發則如是痛則心注其處故神歸之神歸即氣歸也氣歸則熱熱則寒散而痛暫解然其逆氣仍在

故痛雖解而厥未除則別有所聚故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他痺發矣是名周痺發仍如此此內不

在藏而外未發於皮獨居分肉之間真氣不能周故命

曰周痺真氣不能周即氣閉不行也故曰痺者閉也○此節上舊有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九字乃下

文之誤複於此者今刪去之故刺痺者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經視其

虛實及大絡之血結而不通及虛而脉陷空者而調之

熨而通之其癰堅轉引而行之

下之六經足六經也大絡之血結者宜寫之虛

而脉陷空者宜補之寒凝而氣不周者宜熨而通之其癰堅轉者癰急轉筋之謂當鍼引其氣而行之也○癰

音熾黃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亦得其事也九者經異之

理十二經脉陰陽之病也

意者病之情也事者治之法也九者鍼也異者具也言其

意其法在乎九鍼而經具其理凡十二經脉陰陽之病無不盡於是也

十二經筋痺刺

靈樞經筋篇 此章與經絡類第四章同出一篇義有相通所

當互閱○

六十九

足太陽之筋病小指支跟腫痛

其筋起於足小指結於踵上循跟結

於臑也

○脊反折項筋急肩不舉腋支缺盆中紐痛不

可左右搖

其別者結於臂上挾脊上項其支者結於肩髃入腋下上出缺盆故為此病○紐凡九切

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

燔鍼燒鍼也劫刺因火氣而劫散寒

邪也燔鍼焮鍼義詳本類前二十以知為數知其氣至為度也以痛為輸即其痛處是穴也下準此○燔音凡

名曰仲春痺

仲春痺者足太陽之經應二月之氣也此與陰陽繫日月篇義同但彼以左足右足

分十二經以主十二月此以手六經足六經分主十二月蓋以辨陰陽盛衰之義也詳經絡類三十四又手足

陰陽應十二月圖在圖翼四卷餘準此

○足少陽之筋病小指次指支轉

筋引膝外轉筋膝不可屈伸膈筋急

足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上循脛

外應結於膝外應也

前引髀後引尻即上乘眇季脅痛

其筋之支者上走髀

前者結於伏兔後者結於尻其直者上乘眇及季脇也

上引缺盆膺乳頸維筋急

其直者繫於膺乳結於缺盆上循耳後也維者牽繫之謂

從左之右右目不開上過

右角並蹻脉而行左絡於右

從左之右則右目不開是右病由左也然則左目不

開者病由於右可知矣角額角也並蹻脉而行者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銳眥故左絡於

右故傷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維筋相交

傷左角之筋而右足不用則其

從右之左者亦然蓋筋之維絡相交如此也

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

為輸

義如前

名曰孟春痺也

足少陽以生陽之經故應正月之氣也詳義如前

○

足陽明之筋病足中指支脛轉筋脚跳堅

本經之筋起於中指結於

跗上邪外上行加於輔骨上結於膝外廉其直者上循髀結於膝也跳者跳動堅者堅強也

伏兔轉

筋髀前腫癢疝腹筋急

其直者上循伏兔結於髀聚於陰器上腹而布也○癢癩同

引缺盆及頰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熱則筋縱目不開頰

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

僻歪斜也其筋自缺盆上頸頰挾口上合於太陽太陽為目上綱陽明為目下綱故凡目之不合不開口之急

縱歪僻者皆足陽明之筋病寒則急而熱則緩也

治之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

酒和桂以塗其緩者以桑鉤鉤之即以生桑炭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頰且飲美酒噉炙肉不飲

酒者自強也為之三拊而已

馬膏馬脂也其性味甘平柔潤能養筋治痺故可以

膏其急者白酒辣桂性味辛溫能通經絡行血脈故可以塗其緩者桑之性平能利關節除風寒濕痺諸痛故以桑鉤鉤之者鉤正其口也復以生桑炭置之坎之中高下以坐等者欲其深淺適中便於坐而得其煖也然後以前膏熨其急頰且飲之美酒噉之炙肉皆助血舒筋之法也雖不善飲亦自強之三拊而已言再三拊摩其患處則病自已
○噉音淡拊音府 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

為輸名曰季春痺也

足陽明正盛之經應三月之氣也餘義如前

○足太陰

之筋病足大指支內踝痛轉筋痛

足太陰之筋起大指之端上結於內踝也

膝內輔骨痛陰股引髀而痛陰器紐痛下引臍兩脇痛

引膺中脊內痛

其直者絡於膝內輔骨上陰股結於髀聚於陰器上臍腹胃脇其內者著於脊

也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命曰孟秋痺也

孟秋當作仲秋此與下文足少陰條繆誤當迭更之蓋足太陰之經應八月之氣也

○足少陰之

筋病足下轉筋及所過而結者皆痛及轉筋

足少陰之筋起於小

指之下故病足下轉筋所過而結者以其並足太陰之筋斜走內踝之下結於腫又與太陽之筋合而上結於內輔之下又並太陰之筋而上循陰股結於陰器皆能為痛及轉筋也

痛在此者主癰癰

及瘕

瘕癰癰也應牽急也瘕堅強反張尤甚於應者也足少陰為天一之經真陰受傷故為此病○應音

熾瘕音敬

在外者不能俛在內者不能仰故陽病者腰反折

不能俛陰病者不能仰

在外者與太陽之筋合故不能俛在內者循脊內挾脊上至項

故不能仰陽病者即在外者也○俛俯同

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

數以痛為輸

義如前此治外者也

在內者熨引飲藥此筋折紐

發數甚者死不治

熨引所以舒筋飲藥所以養血折紐者即轉筋之甚發日數病日甚者陰

虧之極也故當死不治

名曰仲秋痺也

仲秋誤也當作孟秋蓋足少陰為生陰之經應七月

之義也義詳前

○足厥陰之筋病足大指支內踝之前

痛內輔痛陰股痛轉筋

足厥陰之筋起於大指之上結於內踝之前又結於內輔骨之

下上循陰股也

陰器不用傷於內則不起傷於寒則陰縮入傷

於熱則縱挺不收

陰器者前陰之具也厥陰之筋結於此陰器病者有此三者之異

治

在行水清陰氣

清理也此言當以藥治之在通行水藏而調陰氣蓋水則肝之母也

其病

轉筋者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

轉筋者治當在經也

命曰季秋痺也

足厥陰者陰盡之經也故應九月之氣

○手太陽之筋病

小指支肘內銳骨後廉痛循臂陰入腋下腋下痛腋後

廉痛繞肩胛引頸而痛應耳中鳴痛引頷目瞑良久乃

得視

手太陽之筋起於小指上結於腕結於肘內銳骨之後上結於腋下上肩循頸結於耳後結於頤上

屬目外眥故其痛引耳頤則瞋目良久方可開視也○頤何敢切

頸筋急則為筋癭頸

瘰癧寒熱在頸者治在燭鍼劫刺之以知為數以痛為輸

筋癭頸腫即鼠瘻之屬○癭音漏

其為腫者復而銳之

刺而腫不退者復刺之當用銳

鍼即鑱鍼也

本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眥上頤結於角

其痛當所過者支轉筋

本支者即其直支也角耳上角也凡當其所過之處皆能轉筋

而痛治在燭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

義如

名曰仲夏

痺也

手太陽之經應五月之氣也

○手少陽之筋病當所過者即支

轉筋舌卷

手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之端結於腕上循臂結於肘上繞臑外廉上肩走頸其支者

當曲頰入繫舌本故當所過者為轉筋而痛

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

為輸

義如

名曰季夏痺也

手少陽之經應六月之氣也

○手陽明之

筋病當所過者支痛及轉筋肩不舉頸不可左右視

手

明之筋起大指次指之端結於腕上結於肘外上臑結於髀其支者遶肩胛挾脊其直者從肩髃上頸又支者上頰結於頰又直者上左角絡頭下右

治在燔鍼劫刺

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孟夏痺也

手陽明為兩陽合明之經故應四月

之

○手太陰之筋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痛甚成息賁脇

急吐血

手太陰之筋起於大指循指上行結於魚後上循臂入肘中上膈內廉入腋下出缺盆結肩前

膈上結缺盆下結胃裏散貫膈合膈下抵季脇故其所過之處當轉筋痛甚而病如此

治在燔鍼

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仲冬痺也

手太陰之經應十一月之

氣也

○手心主之筋病當所過者支轉筋前及胃痛息賁

手厥陰之筋起於中指結於肘內廉上臂陰結腋腋下散前後挾脇其支者入腋散胃中結於賁故當所過者

為病如此治在燔鍼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名曰孟冬痺

也

手厥陰以兩陰交盡之經故應十月之氣

○手少陰之筋病內急心承伏

梁下為肘網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筋痛

承承於下也伏梁堅伏之

積也。網如羅網之牽急也。手少陰之筋起於小指內側結於銳骨上，結肘內廉，上入腋，挾乳裏，結於胃中，下繫於臍。故在內則為內急，為伏梁；在外則為肘網。及當其所過之處，則為轉筋、筋痛等病。治在燔鍼。

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

義如前

其成伏梁，唾血膿者死。

不治。

臍上臍下皆為伏梁。若伏梁已成，而唾見血膿者，病劇藏傷，故死。不治。

名曰季冬痺。

也。

手少陰之經應十二月之氣也。○此節舊在後，無用燔鍼之下，蓋誤次也。今移正於此。

○經筋

之病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弛，縱不收，陰痿不用，陽急。

則反折，陰急則俛不伸。

此以下皆結上文經筋為病而總言之也。陽急陰急指足太陽

少陰為言，皆為背病。陽急在外，則反張而折；陰急在內，則俛不能伸也。

燂刺者，刺寒急也。

熱則筋縱不收無用燔鍼

筋痺之病屬寒者多故以上皆言治在燔鍼劫刺然有因

於熱者治當遠熱無用燔鍼驗在筋之急與縱耳

足之陽明手之太陽筋急則

口目為噤背急不能卒視治皆如右方也

此申言口眼歪僻之證必

係足陽明手太陽之筋病也○噤僻同

六經痺疰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
○七十 附疰氣說

厥陰有餘病陰痺

厥陰者風木之氣也風木有餘則邪并於肝肝經之脉結於諸陰之分故

病為陰痺痺義如前

不足病生熱痺

厥陰之氣不足則陽邪勝之故病生熱痺滑則病

狐疝風

滑為陽邪有餘而病風者熱則生風也疝者前陰少腹之病男女五藏皆有之狐之晝伏夜出

陰獸也。病在厥陰，其出入上下不常，與狐相類，故曰「瀹」。狐疝風，此非外入之風，乃以肝邪為言也。下準此。

則病少腹積氣。瀹為氣虛，為血滯，故邪。○少陰有餘病

皮痺隱軫。少陰者，君火之氣也。火盛則克金，皮者肺之合，故為皮痺。隱軫，即癢疹也。不足病

肺痺。火不足，則金無所畏，燥邪獨勝，故病為肺痺。滑則病肺風疝。滑實則君火為邪，故

乘於肺病，在氣也。瀹則病積洩血。瀹為心，血不足，故經滯而為積聚，血亂而為洩血也。○

太陰有餘病，肉痺寒中。太陰者，濕土之氣也。濕邪有餘，故為肉痺。寒濕在脾，故為寒中。

不足病脾痺。土弱則脾氣不行也。滑則病脾風疝。太陰脈滑則上邪有餘，脾風疝

者，即癰腫重墜之屬，病在濕也。瀹則病積，心腹時滿。脾脈入腹，上注心中，瀹因脾弱，故病

脾積及心
腹時滿

○陽明有餘病脉痺身時熱

陽明者燥金之氣也其合大腸

與胃燥氣有餘則血脉虛而陰
水弱故病脉痺及身為時熱

不足病心痺

燥氣不足則火勝為

邪故病滑則病心風疝

滑則燥熱生風熱則主於心也故為心風疝

瀉則病

積時善驚

瀉則胃虛而滯故病積胃虛者風木乘之故善驚

○太陽有餘病骨

痺身重

太陽者寒水之氣也其合腎其主骨故太陽寒邪有餘者主為骨痺為身重

不足病

腎痺

不足則腎氣弱故病為腎痺

滑則病腎風疝

太陽滑實者風寒挾邪故病腎風疝

瀉則病積善時顛疾

太陽之脉交巔上絡腎屬膀胱故其脉瀉氣滯當為腎積及頂顛之

病○少陽有餘病筋痺脇滿

少陽者相火之氣也其合肝膽其主筋其脉行於脇

助故少陽之邪有餘者當病筋痺脇滿

不足病肝痺

少陽不足則肝藏氣虛故病為肝痺滑

則病肝風疝

滑實則風熱合邪而為肝風疝病在筋也

濇則病積時筋急目

痛

濇以血滯故病肝積肝主筋間竅於目故為筋急目痛○愚按本經諸篇所言疝證不一有云狐疝以其

出入不常也有癰疝者以其頑腫不仁也有衝疝者以其自少腹上衝心而痛也有厥疝者以積氣在腹中而氣逆為疝也有瘕者以少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也有六經風疝者如本篇之所云也有小腸疝者如邪氣藏府病形篇曰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攣而痛時窘之後者亦疝之屬也是皆諸疝之義按骨空論曰任脉為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蓋任脉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總諸陰之會故諸疝之在小腹者無不由任脉為之原而諸經為之派耳云七疝者乃總諸疝為言如本篇所言者六也邪氣藏

府病形篇所言者一也蓋以諸經之疝所屬有七故云
七疝若孤癰衝厥之類亦不過為七疝之別名耳後世
如巢氏所叙七疝則曰厥癰寒氣盤肘狼至張子和非
之曰此俗工所立謬名也蓋環陰器上抵少腹者乃屬
足厥陰肝經之部分是受疝之處也又曰凡疝者非肝
木受邪則肝木自甚皆屬肝經於是亦立七疝之名曰
寒水筋血氣孤癰治多用下繼自丹溪以來皆宗其說
然以愚觀之亦未為得夫前陰小腹之間乃足三陰陽
明任衝督脈之所聚豈得獨以厥陰經為言但如本篇
六疝皆兼風言者本非外入之風蓋風屬肝肝主筋故
凡病各經之疝者謂其病多在筋而皆挾肝邪則可若
謂必在厥陰則不可也後世議論徒多又安能出內經
之圍範哉學者當以經旨為正至於治之之法大都此
證寒則多痛熱則多縱濕則多腫墜虛者亦然若重在
血分者不移在氣分者多動分察六者於諸經各因其
多少虛實而兼治之自無不效也又諸疝詳義具會通

類疾病
二十六

痿證

素問痿論全
○七十一

黃帝問曰五藏使人痿何也

五藏各有所合故皆能使
人痿痿者痿弱無力舉動

不能也
痿音威

岐伯對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

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

五藏所主
不同故痿

生亦異筋膜者按全元起曰人皮下肉上筋膜也蓋膜
猶幕也凡肉理藏府之間其成片膜絡薄筋皆謂之膜
所以屏障血氣者也凡筋膜所在之處脉絡必分血
氣必聚故又謂之膜原亦謂之脂膜○膜幕俱音莫

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著則生痿躄也

肺痿者皮
毛痿也蓋

熱乘肺金在內則為葉焦在外則皮毛虛弱而為急薄
若熱氣留著不去而及於筋脉骨肉則病生痿躄
足弱不能行也○躄音壁心氣熱則下脉厥而上上則下脉虛虛則

生脉痿樞折挈脛縱而不任地也

心痿者脉痿也心氣熱則火獨上炎故三

陰在下之脉亦皆厥逆而上上逆則下虛乃生脉痿脉痿者凡四支關節之處如樞紐之折而不能提挈足脛縱緩而不能任地也○挈丘結切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乾筋膜乾

則筋急而攣發為筋痿

肝痿者筋痿也膽附於肝肝氣熱則膽汁溢泄故為口苦筋膜

受熱則血液乾燥故拘急而攣為筋痿也

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

為肉痿

脾痿者肉痿也脾與胃以膜相連而開竅於口故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脾主肌肉今熱畜於內

則精氣耗傷故肌肉不仁發為肉痿

腎氣熱則腰脊不舉骨枯而髓減發

為骨痿

腎痿者骨痿也腰者腎之府其脉貫脊其主骨髓故腎氣熱則見證若此

○帝曰何

以得之

此下言五痿之所由生也

岐伯曰肺者藏之長也為心之蓋

也

肺位最高故謂之長覆於心上故謂之蓋

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

鳴則肺熱葉焦

肺志不伸則氣鬱生火故喘息有聲發為肺鳴金藏病則失其清肅之化故熱

而葉焦

故曰五藏因肺熱葉焦發為痿躄此之謂也

故曰引占

語也肺主氣以行營衛治陰陽故五藏之痿皆因於肺氣熱則五藏之陰皆不足此痿躄之生於肺也五痿之證雖異總皆謂之痿躄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

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

胞絡者子宮之絡脉也評熱病論曰胞脉者屬心而絡於胞中

故悲哀太甚則心系急而胞絡絕上下不交亢陽內動逼血下崩令人數為溺血也故本病曰大

經空虛發為肌痺傳為脉痿

本病古經篇名血失則大經空虛無以滲灌肌肉榮

養脉絡故先為肌肉頑痺而後傳為脉痿者生於心也

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

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為筋痿及為白淫

思想無窮所願

不得欲不遂也意淫於外入房太甚陰氣傷也故宗筋弛縱發為筋痿宗筋者聚於前陰精傷於內氣陷於下

故為白淫即今故下經曰筋痿者生於肝使內也

下經古經

也肝主筋故使內而筋痿者生於肝也

有漸於濕以水為事若有所留居

處相濕肌肉濡漬痺而不仁發為肉痿

漸有由來也以水為事從事於

卑濕之所也相並也脾主肌肉而惡濕濕著於肉故下則衛氣不榮故肌肉頑痺而為肉痿○漬蚤四切

經曰肉痿者得之濕地也

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病生於脾也

有所遠

行勞倦逢大熱而渴渴則陽氣內伐內伐則熱舍於腎

腎者水藏也今水不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故足不任身

發為骨痿

遠行勞倦最能生熱陽盛則內伐真陰水不勝火故主於腎

故下經曰骨

痿者生於大熱也

熱甚則精髓乾涸故骨枯而為痿病生於腎也

○帝曰何以

別之

此下辨五痿之色證也

岐伯曰肺熱者色白而毛敗心熱者

色赤而絡脉溢肝熱者色蒼而爪枯脾熱者色黃而肉

蠕動腎熱者色黑而齒槁

蠕音軟微動貌又曰蠱行貌

○帝曰如夫

子言可矣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何也

此下言治痿之法也論言者即

根結篇曰痿疾者取之陽明見經絡類三十

岐伯曰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

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

陽明胃脉也主納水穀化氣血以資

養表裏故為五藏六府之海而下潤宗筋宗筋者前陰所聚之筋也為諸筋之會凡腰脊谿谷之筋皆屬於此故主束骨而利機關也衝脉者經脉之海也主滲灌谿谷與陽明

合於宗筋

經脉之海者衝脉為十二經之血海也故主滲灌谿谷衝脉起於氣街並少陰之經夾臍

上行陽明脉亦夾臍旁去中行二寸下行故皆會於宗筋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

街而陽明為之長皆屬於帶脉而絡於督脉宗筋聚於前陰前陰

者足之三陰陽明少陽及衝任督蹻九脉之所會也九者之中則陽明為五藏六府之海衝為經脉之海此一

陰一陽總乎其間故曰陰陽總宗筋之會也會於氣街者氣街為陽明之正脉故陽明獨為之長帶脉者起於

季脇圍身一周督脉者起於會陰分三岐為任衝而故上行腹背故諸經者皆聯屬於帶脉支絡於督脉也

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陽明虛則血氣少不

能潤養宗筋故至弛縱宗筋縱則帶脉不能收引故足痿不為用此所以當治陽明也帝曰治之

奈何岐伯曰各補其榮而通其俞調其虛實和其逆順

筋脉骨肉各以其時受月則病已矣帝曰善

諸經之所溜為榮所

注為俞補者所以致氣通者所以行氣上文云獨取陽明此復云各補其榮而通其俞蓋治痿者當取陽明又必察其所受之經而兼治之也如筋痿者取陽明厥陰之榮俞脉痿者取陽明少陰之榮俞肉痿骨痿其治皆然然筋脉肉骨則各有所受之時月如木病者在筋火病者在脉土病者在肉金病者在皮毛水病者在骨知所受之淺深以調虛實可知時氣之盛衰以和逆順則病可已也

腸澼

素問通評虛實論○七十二○附痢疾治法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

腸澼滯下也利

而不利之謂便血赤利也身熱者陽勝陰敗故死寒則營氣未傷故生○澼音匹

帝曰腸澼下

白沫何如岐伯曰脉沉則生脉浮則死

白沫白利也病在陰而見陰脉

者為順故生見陽脉者為逆故死

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脉懸

絕則死滑大則生

下膿血者薰白赤而言也懸絕者謂太過則堅而搏不足則微而脫皆胃

氣去而真藏見也邪實正虛勢相懸絕故死滑因血盛大以氣充血氣未傷故生

帝曰腸澼之

屬身不熱脉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濇者

曰死以藏期之

以藏期之者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肺見丙丁死脾見甲乙死腎見戊己死

也○愚按腸澼一證即今之所謂痢疾也自仲景而後又謂之滯下其所下者或赤或白或膿或血有痛者有不痛者有裏急後重者有嘔惡脹滿者有噤口不食者有寒熱往來者雖其變態多端然總不外乎表裏寒熱

而尤於虛實之辨更為切要知此六者庶不致殺人矣
若以表裏言之如論疾診尺等篇曰春傷於風夏為後
泄腸澼百病始生篇曰虛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傳舍
於腸胃之間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溲出糜
是皆由於外邪此即時氣相傳之屬也凡邪因表者必
有表證但兼其表而行散之表邪解而痢自愈如無表
證則必由口腹悉屬內傷但傷於內者極多因於表者
則間或有之此內外之不可不辨也若以寒熱言之則
古以赤者為熱白者為寒至劉河間而非之曰如赤白
相兼者豈寒熱俱甚於腸胃而同為痢乎蓋瀉白者肺
之色也青者肝之色也黃者脾之色也赤者心之色也
至若色黑亦言為熱者由火熱過極則反兼水化制之
故色黑也或言痢色青白為寒者誤也若果為寒則不
能消穀何由反化為膿乎又曰若完穀不化而色不變
吐利腥穢澄徹清冷小便青白不濇身涼不渴脉遲細
而微者寒證也凡穀消化者無問色及他證便為熱也

故其言治則曰苦能燥濕寒能勝熱或微加辛熱以佐之又云治諸痢者黃連黃柏為君以至苦大寒正主濕熱之病又曰行血則便自愈調氣則後重除是皆河間之說也及至丹溪則因之曰赤痢乃自小腸來白痢乃自大腸來皆濕熱為本自二子之言出則後世莫敢違之雖二家方書非無從溫之治然亦不過備立言之缺畧而其大意則專以濕熱為主故今之醫家悉遵其訓一見痢證無分寒熱虛實咸謂欲清其火非芩連梔栝紅花之類欲利水除濕者必用五苓益元之類欲調氣行滯者必用木香檳榔枳實厚朴之類欲和血涼血者必用當歸生地芍藥地榆之類朝更夕改不過如此及至瀕危猶云濕熱未除積滯未盡舉世皆然可勝其害茲以愚見則大有不然夫瘡痢發於夏秋本因溽暑豈云非熱但炎蒸之令出乎天也苟能順天之氣焉得為病惟因熱求涼而過於縱肆則病由乎人耳故凡風寒

之中於外者其邪在經病多為瘧生冷之傷於內者其邪在藏病多為痢或表裏俱傷則瘧痢並作未有不中於寒而為瘧為痢者此致病之本其為寒為熱可知也若水濕之鬱久則成熱所以痢多熱證此固自然之理然有偶因瓜果過傷生冷未及鬱積隨觸而痢者豈鬱熱耶又有素慎口腹或中雨水之陰寒或因飲食之相犯者皆能致痢是又何熱之有哉至於年有衰邁稟有素弱則尤易於染此等極多豈皆熱證且凡病痢者必有膿血使無膿血焉得為痢蓋傷其藏府之脂膏動其腸胃之脉絡故或寒或熱皆能膿血若謂膿必因熱豈痢疾絕無寒證耶使必待完穀不化痢色不變及澄徹清冷等證始認為寒則其陽已盡去脾已盡敗幾於危矣豈無其漸而遽至是哉不知致此之始即寒證也痢痢因於濕濕生於土夫五行之理熱因火化寒因水化此陰陽之不易者也惟濕土寄王於四者之中故從乎火則陽土有餘而濕熱為病從乎水則陰土不足而寒

濕生災若但言濕熱而不言寒濕豈非醫家之誤乎至以白赤分寒熱此自古法本不為謬而河間乃謂白者屬肺赤者屬心蓋言白主於氣赤主於血是亦理也若以愚見言之則赤中豈必無白白中豈必無赤赤白相兼者豈真寒熱同病乎但其清濁微甚自有陰陽可辨耳雖赤痢亦有寒證然終是熱多白痢亦有熱證然終是寒多其有白而熱者則脉證必熱赤而寒者則脉證必寒亦易辨也若謂白必屬肺恐白痢非無血化赤必屬心恐血痢不離乎氣也觀局方之治痢則例用溫熱河間之治痢則專用苦寒何其相去之遠耶未免各有所偏皆失中和之道矣此寒熱之不可不辨也再以虛實言之如頭疼身熱筋骨酸痛者表邪之實也脹滿惡食急痛拒按者裏邪之實也煩渴引飲喜冷畏熱者陽邪之實也舉按滑數來往有力者脉息之實也火土之勝而見敦阜赫曦之化者時氣之實也舍此之外則無可言實多屬虛矣今有以口渴為實熱者不知凡係瀉

痢必亡津液液亡於下則津涸於上焉得不渴故當以
喜熱喜冷分虛實也有以腹痛為實者不知痢出於藏
則腸胃必有損傷膿血切膚安能無痛故當以痛之緩
急按之可否藏之陰陽腹之脹與不脹分虛實也有以
小水之黃赤短少為實熱者不知水從痢去溲必不長
汁以陰亡溺因色變故當以便之熱與不熱液之涸與
不涸分虛實也有以裏急後重為實熱者但知濕熱壅
於大腸因而重墜不知氣陷則倉廩不藏陰亡則門戶
不攝故當以病之新久質之強弱分虛實也若邪正不
明則禍如反掌此虛實之不可不辨也再以治法言之
則當必求其所感之邪所受之藏以明致病之本其他
所變皆為標也如因於濕熱者去其濕熱則愈因於積
滯者去其積滯則愈因於氣者調其氣因於血者和其
血新感而實者可以通因通用久病而虛者當以塞因
塞用是皆常法無待言矣第見今人之病痢者虛常六
七而今之治痢者補無一二焉若氣本陷矣而復行其

氣後重不將甚乎中本虛矣而再攻其積元氣不將竭乎濕熱傷血自宜調血若過用推陳血愈傷矣津亡作渴自宜止泄若專於滲利津愈耗矣使必待血清痛止而後補則事已無及矣此無他特以本末未明故但據見在者為有形之疾病而不知可慮者在無形之元氣也夫元氣既虛不補將何以復諸當補者自有所據請盡悉之凡脉息微弱者可補知其非實邪也形體虛羸者可補知其不可攻也口腹素慎者可補知其本無所積也胃鬲寬快者可補知其中無留滯也因病後而偶感者可補以元氣之有所傷也因攻伐而愈劇者可補以攻所不當攻也後重之可補者陷則升而補之熱則涼而補之腹痛之可補者滑泄則瀉而補之虛寒則溫而補之凡陽邪盛則陰虛者病非純美甘涼之劑不足以養藏氣陰邪盛則陽虛者病非辛甘溫厚之劑不足以回元陽是皆用補之法也然尤有其要則在脾腎二藏不可不辨如衛生寶鑑曰太陰主瀉傳於少陰為痢

此正言脾腎也蓋瀉因於脾其邪猶淺傳於腎而為痢病則甚矣夫腎為胃關開竅於二陰未有久痢而不亡陰者亦未有陰亡而腎不虛者欲治痢而不治陰非其治也故如四君歸脾補中十全之類皆治脾虛之劑非為不善若病在化源勢屬危急使非大補命門以復腎中之陽以壯脾土之母則真陰何由以復門戶何由以固所謂川源不能實漏卮不能滿將何益於事哉近惟薛立齋獨得其義欲相資藉當并察其醫按

伏梁

素問腹中論
○七十三

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此為何病可治不

同

否 岐伯曰病名曰伏梁

伏藏伏也梁彊梁堅硬之謂

帝曰伏梁何

因而得之岐伯曰裹大膿血居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

每切按之致死

按抑也切按之者謂過於妄攻也故必致死

帝曰何以然岐

伯曰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迫胃脘生鬲俠胃脘

內癰

此病連居三陰衝帶之間裏大膿血而伏於腸胃之外其上下左右皆有根系故下行者能下膿血

上行者能迫胃脘

○脫管完二音 此久病也難治

此非一朝夕所致者延積既久根結日深

故不治居齊上為逆居齊下為從

居齊上則漸逼心肺故為逆在下者其勢猶緩

故為從○按邪氣藏府病形篇曰心脉微緩為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又經筋篇曰手少陰之筋病內急心承伏梁故五十六難曰心之積名曰伏梁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其義本此二篇然觀本節云齊上為逆齊下為從下節云環齊而痛病名伏梁是又不獨以心積為伏梁也蓋凡積有內伏而堅強者皆得名之故本

篇獨言伏梁者其總諸積為言可知也

勿動亟奪

動動大便也奪奪土鬱也皆下之之謂言勿得

妄攻而數奪其胃氣不及於病徒傷無益也○亟激氣二音

論在刺法中

謂宜以鍼治之今亡

其義○按伏梁一證即今之所謂痞塊也欲治之者莫妙於灸法詳圖翼十一卷

○帝曰人有

身體髀股肱皆腫環齊而痛是為何病岐伯曰病名伏

梁

此亦在衝脉之分而結於臍腹者也衝脉之在上者出頤顙循背裏在中者俠臍腹在下者伏行股足之

間故其為病如此○此下三節與奇病論文重者茲不復載

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

腸而著於育育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

風根即寒氣也如百

病始生篇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即此謂也育之原在臍下即下氣海也一名下育九鍼十二原篇

謂之腠腠者即此今病在衝脉則與大小不可動之動

腸相附而當氣海之間故其為病如此

不可動之動

之為水溺瀉之病

不當動而妄下之則反傷其陰陰傷則積氣愈壅於下而水道為之不利

也

息積

素問奇病論
○七十四

帝曰病脇下滿氣逆二三歲不已是為何病岐伯曰病

名曰息積

積不在中而在脇之下者初起微小久而至大則脇滿氣逆喘促息難故名息積今人有

積在左脇之下俗名為痞者其即此證惟小兒為尤多蓋以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鬲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為陽明宗氣所出之道也若飲食過傷脾不及化則餘氣留滯而結聚於此其根正在脇間陽明病劇則

上連於肺此其所以為息積也

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積為導引服藥

藥不能獨治也

積不在胃故不妨於食治此者含灸不可惟喘者忌灸恐助火邪羸者忌刺恐

寫胃氣故必漸次積為導引久久行之以開其滯仍用藥餌以和其氣二者並行斯病可愈若專恃於藥而不積為導引則藥亦不能獨治之可見治此者之有不易也

疹筋

素問奇病論
○七十五

帝曰人有尺脉數甚筋急而見此為何病

尺脉數甚陰邪有餘而水

不足也筋急而見筋脉拘急而形色外見也筋者肝之合陰氣不足則肝失所養故筋急而見

岐伯曰

此所謂疹筋是人腹必急白色黑色見則病甚

疹筋者病在筋

也脉要精微論曰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故尺脉數甚則候當在腹腹者太陰陽明之所布今其肝邪外見而腹為脹急乃木賊傷脾之病也若其色見白黑則陽氣內虧病為尤甚

風邪五變

靈樞五變篇全○風厥汗出○消痺○寒熱○留痺○積聚○七十六

黃帝問於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為風腫汗出或為消痺或為寒熱或為留痺或為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為人生風乎何其異也

痺音丹又上去二聲

少俞曰夫天之生風

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

殆非求人而人自犯之

殆危也天非求人而人自犯之所以有少病多病者亦在乎人

之慎與不慎耳

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

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

削斲材木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

其交節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

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

異耶

此借木之材質以方人之稟賦也○礪音利斲音卓脆音翠弛音矢解弛也

夫木之蚤

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萎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潰而漉卒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杙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況於人乎

此言木之凋殘各有所因以方人之疾病亦無不有所致之也○萎音威薦枯也薦音烟物不鮮而

色敗也潰音會壞爛也漉音鹿水濕貌杙音兀木之無枝者也

黃帝曰以人應木奈何

少俞荅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節皮膚腠理之不堅固

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為病也

木有堅脆所以傷有重輕人有堅脆所以病有微甚

故雖同時遇風而有受有不受此病之所以異也

○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

汗者何以候之

風邪逆於腠理而汗出漉漉不止者少病名風厥又詳義見本類前三十

俞荅曰肉不堅腠理疎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

不堅也少俞荅曰腠肉不堅而無分理者麤理麤理而

皮不綴者腠理疎此言其渾然者

膝灣曰腠即足太陽經委中穴也腠中為

谿谷之大會故其理麤而皮不綴者可以驗通身腠理之疎也○腠音國綴音致密也

○黃帝曰

人之善病消瘵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五藏皆柔弱者

善病消痺

消痺詳義見前六十

黃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少

俞荅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

性氣

剛暴而肌肉弱者乃易於傷故善病消痺

黃帝曰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少

俞荅曰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

剛

皮膚薄者肌肉必弱目堅固而視直

剛則多怒怒則

氣上逆胃中畜積血氣逆留臆皮充肌血脉不行轉而

為熱熱則消肌膚故為消痺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

者也

怒則氣逆氣逆則血留故鬱而為熱而成消痺○臆寬同

○黃帝曰人之善病

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熱

屬骨

腎肉屬脾皆至陰之所在也陰不足則陽邪易以入之故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

小大肉之堅脆色之不一也少俞荅曰顴骨者骨之本

也顴大則骨大顴小則骨小

目下顴骨曰顴周身骨節大小可驗於此也○顴音

權酪音革皮膚薄而其肉無腠其臂懦懦然其地色殆然不

與其天同色汚然獨異此其候也

腠肉之結聚而堅者也懦懦然柔弱貌地

氣陰濁天氣清明質色有餘而神色不足是地不與天同色也故殆然汚然其狀有異肉有堅脆色有不同於

此可驗強弱也○腠渠

允切懦儒糯軟三音然後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病

寒熱也

髓為骨之充陰之精也故髓不滿者當病寒熱

○黃帝曰何以候人之

善病痺者少俞荅曰麤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痺

肉不堅則風寒

濕邪易入也

黃帝曰痺之高下有處乎少俞荅曰欲知其高

下者各視其部

人之上下左右虛實自不同故當各視其部

○黃帝曰人之

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荅曰皮膚薄而不澤

肉不堅而淖澤如此則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

傷脾胃之間寒溫不次邪氣稍至稽積留止大聚乃起

皮膚薄者肉不堅也不潤澤者血不足也淖澤者濕滯多也此其腸胃薄惡氣稟之有虧也故或中外邪留而

不去或腸胃寒溫有不以次皆足致邪而大聚起矣
義詳百病始生篇見本類前二○渚音闢稽畜同○

黃帝曰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聞其時

此總結五變而問其凶吉之期

也少俞荅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

先立其年則五運六氣各有所主故知其時凡病遇生王則時之高也故可以起起言愈也如逢衰克則時之下也病當危殆矣六元正紀大論亦曰雖不陷下當年先立其年以明其氣詳運氣類十七

有衝通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雖非衰克

陷下之時而年有所衝則氣有所通其病亦因而起此非上節之所謂起也如水火相衝火當畏水金木相衝木當畏金然火勝則水亦病木勝則金亦病故有以金形之人而反病於丁壬年者有以木形之人而反病於

甲巳年者是謂因形生病五變之紀也

病成而變

素問脉要精微論○七十七

帝曰病成而變何謂

成言病之本變言病之標標本不同是謂之變

岐伯曰風

成為寒熱

風陽邪也善行而數變或并於裏則陽虛陽實陽實生外熱故

生氣通天論曰因於露風乃生寒熱是風成而變為寒熱也

痺成為消中

痺熱邪也熱積於內

當病為消中善食易饑也

厥成為巔疾

厥逆氣也氣逆於上則或為疼痛或為眩仆而成頂巔之

疾也一曰氣逆則神亂而病為癲狂者亦通

久風為飧泄

風從木化久風不已則脾土受傷病

為飧泄而下利清穀也○飧音孫

脉風成為癘

風寒客於血脉去則膚肉敗壞其病為

癘○癘賴利
二音癘也

病之變化不可勝數

此舉風熱之邪以見
致病之聚其他變化

百出有不可以數
計者亦猶此也

雜病所由

素問通評虛實
論○七十八

黃帝曰凡治消瘴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

高梁之疾也

消瘴熱消也仆擊暴仆如擊也偏枯半身
不隨也痿痿弱無力也厥四肢厥逆也高

梁膏粱也肥貴之人每多厚味夫肥者令人熱中甘者
令人中滿熱蓄於內多傷其陰故為此諸病○瘴音丹

又上去二
聲仆音付

隔則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

愁憂者
氣閉塞

而不行故或上或下致為
否隔而水穀有不通也

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內氣

暴薄也

暴厥氣暴逆也此以內氣之逆暴有所薄而然薄侵迫之謂

不從內外中風

之病故瘦留著也

有病不從內而外中風寒藏蓄不去則伏而為熱故致燔燍消瘦此以表

邪留薄而著於肌肉筋骨之間也

蹠跛寒風濕之病也

足不可行謂之蹠一足偏廢謂

之跛此在下者必風寒濕氣之病也○蹠音隻跛波上聲

黃疸暴痛癰疾厥狂久逆

之所生也

此以氣逆之久而陰陽營衛有所不調然後成此諸證皆非一朝所致也○疸音旦

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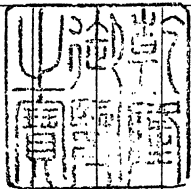
六府閉塞則水穀無以化津液無以行精氣失所養

故五藏有

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

頭耳九竅皆手

足陽明經脈所及故病由腸胃之所生然腸胃二字實兼六府為言蓋六府俱屬三陽三陽偏於九竅也



類經卷十七